

著房山六漱  
俠大洋海

# 龍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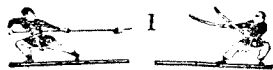


行印局書光龍

## 嚴獨鶴序

近年以來。坊間武俠小說。汗牛充棟。而求其文筆雅馴。敘事合理。不涉荒誕者。則如鳳毛麟角。老友張春帆以文學家。兼通武術。平居喜爲小說。多演述江湖游俠之事。頗得讀者稱許。推爲內家。近又著長篇一部。名曰球龍。敘兩女俠領袖羣雄。奪得海島於外人之手。蓋寓提倡愛國禦侮思想。而講演內外功混元氣五行八卦太極諸拳法。尤非於此道三折肱者不辦。當此舉國崇尚武術時代。此書直可作國術館參考本。又豈僅小說而已哉。

十九年八月三十日獨鶴嚴楨



# 龍虎

文 序

## 周瘦鵑序

凡爲武俠小說者。必於國術素有研究。乃足以發揮武俠之精神。提倡尙武之觀念。否則未窺堂奧。將令根本失據。解數荒疎。徒手相搏。則手足無所措施。器械相交。則銜刃失其運用。草率從事。甚無謂也。吾友漱六山房主人張春帆君。以名小說家而善爲政治社會之寫真。刻劃描摩。繪聲繪影。前著九尾龜一書。早已風行海內。而日人且以九尾龜譯作和文。編入支那風俗史中。視爲名著。前歲君又著風塵劍俠一書。刊入新聞報快活林中。尤爲膾炙人口。今更編海洋大俠球龍四十八回。其敘事之曲折。結構之謹嚴。有如登天台雁宕之峯。萬壑千巖。應接不暇。入宛委嬋嬛之室。雷戩雲笈。皮置井然。且以兩女俠爲主角。後先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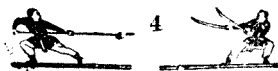


# 龍王求

文 序

帶。連絡回環。以八面空靈之筆。寫帷燈匣劍之文。而寫女俠之八卦掌。尤能合拳棒劍術爲一手。戰俠客於澹水輕烟之際。降球龍於滄波碧海之間。是真武俠小說中之別開生面者。或謂漱六主人夙精拳術。舉以詢之。則推讓未遑。第聞其平時議論。不似手無縛雞之力者。又聞嶺南一帶。凡二十年前曾閱九尾龜者。無不知漱六之名。此番出其經意之作。以餉讀者。尤必能風行海內無疑。質之漱六主人。定當首肯。

庚午之秋七月七日吳門周瘦鵑序於海上紫羅蘭盦



# 龍球

文 序

## 王鈍根序

老友漱六山房主人張春帆先生。小說名家也。二十餘年前。以九尾龜一書得名。初集甫出。海內風行。一般走馬王孫。墮鞭公子。莫不艷羨。章秋谷之爲人。章秋谷者。書中主人翁。而作者自負之影名也。當時讀者。咸以求得一見章秋谷爲榮。而初不知作者自有其真姓名。則卽以章秋谷呼張春帆。予每張盛筵。座有張君。則一室章秋谷。章秋谷之聲。喁喁不絕。其爲時人傾倒。有如此。厥後張君宦游遼瀋。予亦經商晉豫間。音問遂疎。近年以來。海上書報界。乃復得見張君著作。多敘述江湖游俠之事。詠奇光怪。視前益豪。頃承龍光主人。以長篇小說龍全稿相示。并乞爲序數言。蓋春帆最近得意之作也。予以半夜之力。盡讀其書。

# 龍球

文 序

覺文筆奇恣。章法變幻。描寫劍術拳技。如生龍活虎。足使讀者眉飛色舞。而其闡發內外軟硬氣功。及搬演交鬥情形。語語皆有師承。絕非杜撰。蓋張君之擅武術。早於二十餘年前。九尾龜初集中。嶄露頭角。今則舉國崇尚拳技。政府且從而提倡之。張君應時勢之需求。遂有此精心結撰之作。預料球龍一書之風行。必將什百倍於九尾龜也。敬拭目以俟之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王晦鈍根甫序



# 龍球

文 序

## 漱六山房自序

今世競尙武俠小說。蓋以提倡國民尙武之精神。而振作其衰惰頹靡之氣。用意至善。顧吾國女子。往昔多以多愁善病。爲絕代之佳人。舉凡說部中之所傳者。什之九皆爲此類。而於女子之體育。漫不注意。雖間有一二描繪女俠之事實。如隱娘紅線車中女子荆十三娘者。而卒不能多觀。致舊式婦女。專銷磨大好時光於描眉畫鬢之中。傅粉薰衣之際。妄自菲薄。而甘爲男子之玩物。不亦大可慨耶。今者革命完成。吾女界同胞。亦皆參加工作。一變舊時嬌怯孱弱之習。而爲雄武英俊之風。是又一大可喜之事也。因搜集往時所聞見之故事。而參以近聞。成茲海洋大俠球龍一書。用以爲振起女界同胞尙武精神之具。雖間有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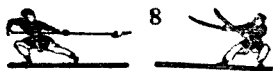
# 龍球

文 序

---

言。而強半皆有事實可指。至於文詞之不免譎陋。布局之未必謹嚴。則有待於 讀者諸君之指政矣。時

民國十九年八月漱六山房主人序於海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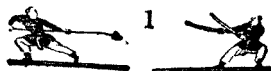


# 龍球

第一集目次

## 海洋大俠 球龍目次 第一集

- |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海闊天空秋宵傳警告 | 乘風破浪戰艦返中華 |
| 第二回 | 一葉扁舟書生探虎穴 | 三更綺夢巨盜鞠元戎 |
| 第三回 | 洞房屈膝鳳女救賊官 | 黑夜橫刀高衙驚刺客 |
| 第四回 | 碧浪三山拏舟攻匪窟 | 銀燈萬盞列隊送官軍 |
| 第五回 | 阻塵爭湖心催寶劍  | 奠靈旗門外接飛鏢  |
| 第六回 | 湖同門傾誠談劍術  | 逢勁敵寧地見良朋  |
| 第七回 | 赤足炙肌膚甘心忍痛 | 長亭揮涕淚稽首從師 |
| 第八回 | 逐蠅蚊回旋生彈力  | 綰銀鐙倉卒受飛災  |
| 第九回 | 八卦掌煉成蝴蝶手  | 一線天引出混元功  |
| 第十回 | 遇深仇城樓追劇盜  | 捕逆徒師傅拜門生  |



# 龍王求

第一集目次

第十一回 探同心頭陀懷舊傳

第十二回 濟困扶危凌寒援弱女

覓啼聲官道聽哀鴻

飛空躡迹奮勇捕奸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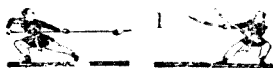


## 海洋大俠 球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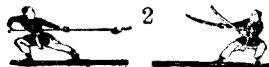
漱六山房著

### 第一回 海闊天空秋宵傳警告 乘風破浪戰艦返中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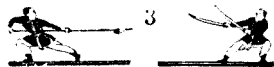
海天空闊。萬里無垠。洋面上的海波。像噴銀洒雪一般。一層層的推擁將來。到得岸邊。又四面飛濺開去。映着一天的中秋月色。又像無數的零珠碎玉。在四下裏紛紛拋擲。海水和月痕併作一起。晶瑩滢潏。只見萬道金波。亮溶溶地搖蕩個不住。海岸高陡之處。波浪推擁過去。反激回來。更像合着無量數的金銀珠玉。錯錯落落的亂拋亂洒。一座高聳天空的海島。在海島的半中間。有無數的樹木。重重疊疊地滿山環抱。隱隱露出許多樓閣。在這許多樓閣最高之處。顯出一座平臺。四面都有鏤花白石欄杆。台四角更有四座小樓。看形式像個瞭望樓一般。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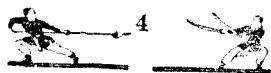
個白面長身的中年男子。同着一個狼腰虎背的黑面少年。走到平台東首。白面男子就把衣袖拂一拂石欄。在欄杆上坐下。黑面少年叉手立在一旁。那白面男子仰看月色。俯聽波聲。不覺嘆息一聲道。江山依舊。人事都非。可惜大好山河。竟給羣凶佔去。豺狼當道。滿眼荆榛。不知道那一天纔能恢復。黑面少年正待開言。一個風鬟霧鬢的佳人。從後面走來。說一聲明珠島有警告。白面男子豁的立起身來。急問警告什麼事。一言未了。已見東方一個圓形的海島上。發出金蛇也似的一道光芒。接着平台東首的樓上。也射出一道同樣的光華。白面男子知道這警告的事。已在六十里以內。連忙走下平台。自去預備。這時候洋面上正有一百多只樓船。甲士如林。旌旂招展。正頭啣尾接的一路趁着風勢。在波心裏蜿蜒起伏的。望着海島這一面橫駛過來。看看至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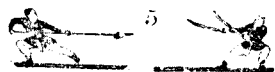
只見海島裏也截出幾只船來。那船的製造形式。十分奇特。長有數十丈。橫裏又不甚寬。只像一條長蛇般。打頭把來船攔住。來船上的一班甲士。不知道是什麼路道。又相隔還有半里多路。說話又聽不見。就不問情由。憑着風一路撞過去。那些樓船。都是扯起三道大篷。其快如飛。一眨眼的功夫。已經臨近。纔看清島裏出來的船。是一節一節鈎連起來的。每一節就是一只船。幾十號小戰船聯合起來。就成了這樣奇形怪狀的一條大船。樓船上方纔看得分明。待要喝問。只見對面扯起一面大旂來。紅旗白字。明明寫着停船兩個字。樓船上有一個短衣窄袖的少年。似乎是指揮官。見了這一面旗。一聲冷笑道。停船。好容易的事。憑他們就配叫我們停船嗎。我們冲上去。叫他趕快給讓開。說着。只聽得一聲號令。一百多只大船。一齊飛也似直冲將來。一片聲只叫知事。



的快快讓開。眼看着這一隊樓船。要把這幾只船攔腰撞一個着。正在這般間不容髮的當兒。海島裏出來的船。也一片聲喝叫知事的早早停船。樓船上那裏去理他。只是一抹地撞過去。正在將撞未撞的時候。島船上飛起一聲號炮。島上就轟的一炮打過來。驚天動地的一響。早打斷了一只樓船上的中桅。把中篷打得拖在一旁。樓船上出其不意。正在張皇。電光一閃。第二第三炮又打斷了兩根中桅。樓船上人這纔覺得遇見了勁敵。不由得紛紛落下篷來。有落不及的幾只。就對着島船兜腰撞去。砰然一響。剛剛撞一個着。大家只說島船一定要撞成兩截的了。那知道島船堅固非常。撞上去屹然不動。只撞得中間的一節往後一退。頭尾兩節恰撞得直包過來。好似一條軟索。把樓船三面包圍起來。一霎時早跳上幾十個彪軀大漢。一齊拔出刀來。樓船上人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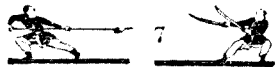
忙接着混戰。其餘樓船沒有撞上的。要開炮時。島上的炮不知是從那一方來的。島船又是緊緊附着樓船。不敢開炮。怕打了自己的船。更兼島船兩旁。都有極銳利的鋼釘。不論什麼東西。撞上他的。就給鋼釘咬住。深深的陷了進去。一時倒也不容易脫離。這幾只樓船一撞上去。來得力沉勢猛。島船上的鋼釘。都撞進樓船船頭裏去。如何拔得出。這時候已經驚動了樓船中的主將。連忙傳令出來。問島船無端攔路。究竟爲什麼事。樓船上人就齊聲喝問。你們是那裏來的。爲什麼攔路開炮。島船上一個紫髯老者。手中挽着一柄流星鎚。昂然答道。凡在我們這裏路過的。都要停船候放。叫你們停船。你們非但不肯停。倒反仗着人多船大。直撞過來。幸而我們本島。除了奸人和間諜之外。一概不殺的。所以止打掉你們幾根桅竿。如若不然。就把你們的船一古腦兒轟碎。



了。也不難。現在我們島主就出來了。你們只要把船停下來。不要亂闖。就是了。樓船上人聽了。倒也不覺噤了一噤。暗想他的話倒也不錯。看這個樣兒。料來闖不過去。不如等他們的什麼島主出來之後。看情形如何。再作計較。想來他自稱島主。一定是個海盜。只不知道區區一個海盜。怎麼竟有這般聲勢。而且他方纔連開三炮。炮炮都打中我們船上的中桅。真是炮無虛發。可也就不容易。想着。已聽得傳令停船。島後也轉出一隊大船。迎着逆風。沖波激浪的搶上來。中間一只船頭上。幾十個男女將士。一個個都是短衣軟甲。窄袖長靴。擁出一個中年男子。那邊樓船上也擁出一個白面無鬚的主將來。船上高高升起一面繡旗。繡着一個斗大的鄭字。那島主看了。忽然想起一件事來。說你姓鄭。是不是從西洋回來的鄭太監。鄭太監道。然也。你是什麼人。敢於攔阻。



我的去路。鳥主道。你不用問我是什麼人。你只把在西洋帶回來的人。一齊交出來。我就放你過去。鄭太監大怒道。這是什麼話。你好好的快些讓路。萬事全休。如若不然。我在西洋大大小小的番邦。也不知征服了多少。何況你這一個小小的海島。鳥主笑道。鄭太監。你休得狂言。方纔三炮打了你三根中桅。送個信給你。你還不知道我的厲害嗎。看你這個樣兒。莫非還想要和我扭別一下子不成。好。你來罷。不給你一個厲害。你始終不肯死心塌地的。鄭太監道。既如此。我們就較量較量。但是有一句話得說明白了。不要正在較量的當兒。你們又躲在裏面開起炮來。那就不是英雄好漢的作爲了。鳥主哈哈笑道。這個何消說得。憑你要如何的較量。都可以依你。聽你的便就是了。你要大隊較量。或者將士較量。全可以。你挑著說罷。鄭太監想了一想道。大隊較量。無非



多殺士卒。將士較量。也用不著。不如單人較量罷。烏主道。好。就是這樣。鄭太監一回頭。叫一聲海鵬。早有一個少年。從左首樓船上一聲答應。燕子般平穿過來。穿破了萬頃金波。一天月色。嘆。早立在鄭太監面前。鄭太監指著他對烏主道。這是先鋒杜海鵬。你們就和他較量武藝。烏主回過頭來。對旁立的黑面少年。說了一句。黑面少年就挺身而出道。本帥李登龍。你們那一個來較量。一聲未畢。只見月光一閃。一陣風劈面飛來。說一聲杜海鵬來也。杜海鵬已經跟著這一陣風。人隨風到。不想飛身過來。縱到烏船上面。那迎面的黑面少年。恰不知何處去了。只聽得背後一聲長笑道。李登龍在此。杜海鵬風一般旋轉身來。恰恰同李登龍打個照面。兩下同時拱一拱手。只聽得兩邊船上齊聲喝彩。李登龍也不覺喝一聲好。問杜海鵬要較量什麼。杜海鵬道。你會什麼就



# 龍球

第一回

較量什麼。李登龍笑道。凡是你較量的。我都可以奉陪。杜海鵬想這廝講得好大話。想來也有些武藝。我若和他較量別的拳棒。他一定是內家。不如把我的絕技連珠彈的功夫使出。叫他看看。他既說這大話。自然要照樣做給我看。如若他做不出來。那就算他輸了。想著便道。我們比彈子罷。李登龍道。這個當得奉陪。但不知怎樣的較量法。杜海鵬道。我們是單人較量。只各人施展自己的功夫。照樣做一套就是了。李登龍道。這個更好。就請你先試給我看。杜海鵬得意揚揚的。叫人取過彈弓彈子。又叫十二個人。每人手裏拿一個雞蛋。接連不斷的望空拋去。杜海鵬拉開了彈弓。你看他弓如月滿。彈似星流。雞蛋一個個拋起來。他一彈子一彈子的。把一個個雞蛋打得粉碎。打到最後一個。雞蛋直落下來。彈子還沒有打出去。樓船上人大家不由一呆。鄭太監剛



說一聲不好。杜海鵬一彈子已經出去。那雞蛋離水面上有一半分的距離。正要落到水裏去。彈子打個正着。這一彈子打碎了雞蛋。平平的掠着水面過去。兩下裏又都喝起彩來。杜海鵬把弓彈交給李登龍道。請你照樣也打一次。看看彈子不許間斷。雞蛋不許落海。如若彈子不能連發。或者十二個雞蛋之中。有一個落在海裏的。那就算輸。李登龍道。這個我知道。不勞吩咐。只是我不用彈弓。用手指發彈罷。這拋雞蛋的人。就請方纔的幾個代勞如何。杜海鵬自然答應。收回彈弓。李登龍取了十二個彈子在手裏。看着一個雞蛋飛起來。他手裏的彈子也飛出去。打着了之後。他却又飛身過去。把左手一接。接住了雞蛋。放在袋裏。雞蛋連連飛出來。李登龍一個身體。也在海面上飛騰旋轉。連連的打。連連的接。竟像一只海鳥一般。只見他從東船縱上西船。南船縱上

北船也有在船面上蹬得一蹬的。也有在船舷上墊得一墊。捺得一捺的。到了末後一個。他更顯功夫。也候他差不多要掉下海去的時候。纔一彈子飛出去。打着雞蛋。自己更使一個蜻蜓點水。身體平平地貼着海面穿過來。一口咬住了雞蛋。腰裏一挺勁。橫穿上鄭太監的樓船。直到鄭太監面前立定。這時兩邊船上都叫好不迭。連鄭太監也不覺喝聲彩。不知高低。杜海鵬不因不由的脫口而出。叫一聲好啊。這纔是真的功夫呢。說着。見李登龍從袋裏取出十二個雞蛋來。每個雞蛋殼上都受了一彈。打成一個圓圓的小潭。凹了進去。雞蛋的內衣。恰沒有破。遞給杜海鵬。笑道。原物奉還。杜海鵬把雞蛋一個個看過來。說一聲拜服拜服。果然軟硬兼到。李登龍隨口謙讓幾句道。獻醜獻醜。老哥不要見笑。以外的各種功夫。還要較量較量嗎。杜海鵬又想了一想道。我再領



教一躍劍法如何。李登龍道。好。我先走一踏給老哥看。有什麼不到之處。得請老哥指教。杜海鵬剛剛說得好。說兩個字出口。呼的一下。李登龍一縱身。躡入空中。從半空裏飛撲下來。滴溜溜翻一個身。從樓船上縱到鳥船上。腳還沒有立定。兩把明晃晃的寶劍。已經托在手中。兩手一分。就縱橫馳驟的舞起來。始而只看見一閃一閃的劍光。渾身裹定。看不出衣裳面目。後來漸漸的變成兩道寒光。忽左忽右。忽高忽低。耀得大家的眼光。霍霍不定。再舞到間深處。竟是一團白氣。呼呼的亂滾。起先還在船上。後來滾入海裏。在銀濤雪浪之中。翻騰飛舞。又漸漸地高起來。始而離海面不過三四五六尺。慢慢的越舞越高。竟舞到半天裏去。大家都仰起頭來。看得出神。白光倏然一落。依然落在鳥船上面。和方才的起步地方。不差尺寸。露出一個精神軒翥的黑面少年來。兩



把劍也收了。對杜海鵬拱一拱手。道：「聲有僧。」杜海鵬方才雖然自己知道功夫不如李登龍。恰也還未必一定如何的心悅誠服。如今看了這一路劍法。直從心眼裏佩服出來。惟有極口贊嘆。李登龍請他也走一踏雙劍。他連連搖手道：「我的劍法。到得那裏。實在不敢獻醜。」李登龍又問還要較量什麼不要。杜海鵬說：「這那裏還敢說到較量上去。說起來都慚愧的。」李登龍道：「杜大哥是有心讓我的。還有別位要和我較量的麼。」說不了。樓船上一聲大吼。縱過一個西域番僧。對着李登龍。合掌當胸。深深的打個問訊。李登龍一縐眉頭。退後一步。也是合掌當胸。回他一個問訊。那番僧不覺一連退了幾步。李登龍微笑道：「大師看仔細。請問大師法號。要較量什麼武藝。」番僧定一定神道：「老僧札音圖。特來請教一踏少林拳法。」李登龍道：「請教不敢當。大師是文打。是武對。」札音

圖道。我不懂什麼叫文打武對。就照這樣打法如何。隨說隨奔過來。一張嘴噴出一口氣。洒然一陣涼風。對李登龍劈面吹來。正是

千尋峭壁撐空立。萬里樓船破浪來。

不知這一口氣噴出來是什麼東西。且待下文交代。



## 第二回 一葉扁舟書生探虎穴 三更綺夢巨盜鞠元戎

李登龍見札音圖一張嘴。噴出一口冷氣。不知道他是什麼功夫。急忙一矮身軀。覺得冷颼颼的從頭上過去。李登龍已搶入札音圖下三路。雙手只一托。把一個札音圖托得平空飛起。直有三五丈高。回頭一看。背後有兩個人。已經給他噴倒在地。札音圖恰在頭頂上乘勢挫下來。照着李登龍。又是一口冷氣。李登龍把頭一扭。讓過這一口氣。飛身而起。在半空裏再把札音圖腰間一托。就把他托得橫退過去。直退到鄭太監面前。方纔落下來。恰沒有跌倒。依然平平地站着。鄭太監見了。不覺失色。接着島船上的白面少年。高叫一聲且住。李登龍就退後幾步。把方纔噴倒的人扶起來。恰都沒有受傷。只覺得一陣冷風吹過來。好

像有人着力推了他們一把。不知不覺的就跌倒了。李登龍一面把他們扶起來。一面就聽得島主向鄭太監說道。你們既能縱橫海外。戰勝三十餘國。自然也是出類拔萃的英雄。明天請你們到島上去開筵款待。略盡我們的地主之情。今天恰有屈你們在這裏停泊一天的了。說着。也不候鄭太監答話。令旗一展。一隊大船。一齊收進島去。這時候攔住樓船的幾只烏船。從船舷裏伸出幾方鉄板來。着力前往一推。往後一退。那陷入樓船上的鋼釘。就鬆了出來。也一齊退了進去。又有一隊領港的船出來。要領着樓船到港口裏去拋錨。樓船上的一班將士。心上都有些遲疑。不肯深入重地。鄭太監恰是個富有冒險性的人物。竟叫全隊的船。收進港裏去停泊。進了港口。纔看見兩面的島股。都灣灣的伸出來。三面圍着港口。只有一條海道可通出入。看那形勢。就像螃

嶻的兩個大螯。恰看不見他的炮台在什麼地方。鄭太監不由暗暗贊嘆道。這個海島的形勢真好。也不知他們如何尋出來的。這班沿海的總兵官。不知管的是什麼事。竟放任他們養成這般氣燄。這也就可怪得很了。想着各船已經泊定。一到天明。就有人送下許多猪羊蔬菜。和米麵美酒。作爲犒勞。鄭太監一一收了。到了辰刻。島主的帖子來了。請全船將士預宴。具名是方建國三個字。鄭太監纔知道這個島主叫方建國。收下帖子。已有許多轎馬。到岸邊來迎接。鄭太監自己船上帶着許多的白旄黃鉞。玉節金符。一切轎馬。無不全備。用不着島上的轎馬。就一對對的擺上岸來。更帶着許多三江五湖的英雄劍客。同各處的僧道。前呼後擁的。望島上而來。一路上只見戈矛耀日。旗幟如林。無數的隊伍。在兩旁排隊相迎。山路漸走漸高。已到島中高處。一進大門。排

的隊伍更多了。有一隊戎裝帶刀的武官。躬身迎接。鄭太監下了轎。周旋一番。帶着隨從的人。走上台階。就是一座大殿。大殿上空落落的。沒有人。只有一個寶座。設在正中。寶座上首。立着一個戎服帶劍的人。看上去正是方建國。他見了鄭太監。一動不動。只把手指着寶座。鄭太監走上幾步。仔細看時。只見上面供着一座建文皇帝的龍牌。鄭太監吃了一驚。慌忙正肅衣冠。拜伏於地。自己報名。行了朝禮。帶來的一班人。也一個個跟着行禮。跟着報名。方建國到了這個時候。方才滿面笑容。疾趨而下。執了鄭太監的手。口中說道。好好。這纔不愧。是太祖高皇帝。的忠臣。鄭太監想起建文皇帝來。已不覺淚流滿面。嗚咽有聲。方建國見了。也一陣心酸。從笑容裏迸出兩行珠淚。一把拉着鄭太監道。我們有話到後面去談罷。鄭太監一行拭淚。一行同着方建國。轉到殿後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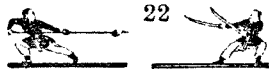


座演武堂上。分賓坐定。立時排上酒筵。鄭太監自然是首座。不必說了。席上大家談起來。歷纔知方建國是方孝孺的姪兒。從小在終南學藝。學成之後。又出去周行天下。訪求豪傑。燕王靖難兵一路勢如破竹的時候。方孝孺想要薦方建國出來。統兵殺敵。無奈方建國這時候。病在江南句容山裏。病得人事不知。等到方建國病好。趕到南都。建文已經出走。方孝孺也已經殉難。在方氏滅族的當兒。大家都說方建國已經死了。幸而做了漏網之魚。恰遇見了方家一個逃出的書僮。傳了方孝孺的一封遺囑給他。只叫他努力復仇。扶助建文重登大寶。別的話一句也不提。他痛哭了幾場。就終年浪蕩江湖。交結英雄志士。和一班忠臣之後。要圖復國。好容易給他尋着了這個雙龍島。作了基業。十年的功夫。籌劃得兵精糧足。更兼延攬了四方無數的英雄。只等建文帝到

了島中。就要傳檄天下。準備大舉。幾次他自己到雲南曲靖山白龍菴裏。見了建文帝。請建文帝先到島中。立了行宮。再去號召全國。無奈程濟知建文帝連占幾卦。都說切不可輕舉妄動。建文帝就授了他一個都招討的名義。叫他回島收拾人心。待時而動。這時候正遇着鄭太監從西洋一帶奏凱回來。他早知道鄭太監是奉着燕王密旨。到西洋各國。去訪拿建文帝的。所以留心瞭望。想要截住他的船。和船裏的軍械。同金銀寶物。作起義的補助。鄭太監聽了方建國是第一忠臣。方學士的姪兒。深深的致敬一番。也把自己奉了燕王僞命。到西洋一帶去緝訪建文。借此撥動了三百萬錢糧銀兩。造了二百號大戰船。辦了無數鎗炮軍械。同五穀種子。牛羊驢馬。鷄鴨豚犬。綢緞布紗。米鹽糧食。更有許多歌童美女。鉄匠縫工。凡是日用所需的人工材料。沒有一樣不備。

此外更帶了一萬京軍。都是沒有家族的少年健卒。更招募了許多五湖四海的勇士。奇材異能的僧道女尼。航海西行。預備訪着了建文帝。就立時回國復命。見了燕王。乘便把他拿下。就請建文帝立刻復位。不想十多年來。一些消息也沒有訪到。燕王倒死在口外。太子高熾登基。恰一反燕王所爲。仁厚愛民。人心擁戴。漸漸的忘了燕王的暴虐。舊君的影子也漸漸的淡了。正在無可如何的意思。一一和方建國說了。方建國聽了。也不覺一聲長嘆道。現在事已如此。我們也無計奈何。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我們只大家盡力做去。至於利鈍成敗。本來不在計劃之內的。直談到酒闌席散。鄭太監又同方建國到裏面去密談一會。定了裏應外合的計劃。又說我所以要招攬這許多英雄異人。原爲起義用的。如今舊君既訪不着。回到京城裏去。如何容得這許多異言異服。

的人。萬一露了機關。不當穩便。況且這一班人。都是有才之材。不如就一概留在你這裏。叫他們悉聽你的指揮。免得到了北京。招搖耳目。方建國自然答應。鄭太監就對着大家。囑咐一番。把一百多個人。都留了下來。自己進京去了。方建國平空得了這一班材武驍雄之士。自然海島裏格外興旺起來。專等建文回鑾。就要舉起義旗。直搗北京。無奈建文帝出家多年。看着塵世上的繁華富貴。只像一場春夢一般。自己做的這個皇帝夢。也已經醒了。想來不過如此。不願意再鑽進圈兒。自尋苦惱。所以二十年來。不肯回鑾。這班忠臣烈士。也只好屈身草莽。靜待時機。大凡天下的英雄。都是好動而不好靜的。建文帝既不回來。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只好往各方去分頭活動。以前的拳棒劍術。都只有武當少林和崑崙三派。自從鄭太監帶了許多西藏蒙古的番僧。同四海九





州的俠客回來。都交在方建國部下。就不知不覺的。又傳出許多派別。造成了無數俠義英雄。打盡了世上不平之局。這是本書幾百年以前的一個遠因。恰也是本書的一個楔子。方建國自占了雙龍島之後。一天興盛似一天。手下的人。差不多徧天下都有。只等建文帝回來。不想建文帝永遠不來。到了後來。倒反自己到北京宮裏去了。走的時候。給了一封手諭給方建國道。

朔老矣。不欲重登大位。徒苦人民。卿等勉之。幸各自愛。

方建國接了這道手諭。不免又要痛哭幾場。就把所有的事權。交給李登龍。自己同着他一個愛姬沈瑤華。到雲南去訪建文帝的遺蹟。不知所終。方建國和沈瑤華都是精通劍術的。想來是屏絕塵緣。深山修道去了。這個雙龍島。直到崇禎殉國的時候。還是方建國和李登龍的兩



家子孫。掌理島中事務。這也不去管他。只說那時候的滿清政府。三藩軍務初平。各處地方。伏莽很多。長江燕子磯一帶。和蘇浙交界的太湖一帶。都有幾個著名的大盜。做下許多案子。不能破案。一班捕快。實在追比得可憐。沒奈何。大家趕到南京秦淮河邊。一家人家門外。一個個伏地大哭。手中還一個人拿着一炷長香。更有這班捕快的妻子。家眷。也有扶着他們的。也有駝着抬着的。一齊都哭起來。這無數的哭聲。直哭得搖天震地。恰不敢上去叩門。一會兒。一個鬚白如雪的老人。跟着一個矮小溫文的俊秀少年。開了門出來一看。就不由一呆。一班捕快見了少年。一個個都叩頭不迭的道。左大爺。求求您。可憐見我們。實在比不起了。再要比下去。性命就沒有了。死了我們一個。不打緊。我們一個個都有妻兒老小。指着我們養活的。死了一個。就是死了我們一家。

子。只求大爺救命罷。說着。就一齊痛哭起來。左大爺聽了。不覺眉頭一縐。道。我一個讀書人。知道什麼捉強盜。不捉強盜。怎麼你們天天來繞住了我。要我去和你們捉起強盜來。再三和你們說。你們只是不相信。杜說我會武藝。會捉強盜。這可真是新鮮招兒。慢說我不會捉強盜。就算會捉強盜。我一不在官。二不應役。你們憑什麼來尋我呢。如今我話已說完。諸位快請起來。各自回去。趕緊訪求能人。幫着你們破案。不要在這裏白耽誤了功夫。要是你們不聽我的話。再要到我這裏來跪門。那諸位不要見怪。我只好躲到別處去了。白鬚老人也對大家說道。諸位想是打聽錯了。我們大爺只會讀書。不會武藝的。我從小兒把他抱大了的。還能不知道嗎。左大爺聽了。說左榮不要多話。關上門進來罷。左榮一聲答應。左大爺就對着大家着地一恭道。對不起諸位。我可少



陪了。一班捕快裏頭。有一個四班頭目郭玉標。見不是頭路。忙說左大爺請略停一步。我們只有一句話說。左大爺一定不肯管我們的事。我們也無可如何。只是這件案子一天不破。我們就要一天受縣裏的血。比比來比去。總是一個死。與其給官打死。不如今天就死在左大爺這裏。還落一個爽快利落。說着。衣袖裏颯的拔出一把解手尖刀。就要往咽喉上勒去。還沒有勒到咽喉。已經給左大爺飛身過來。輕輕地只一把。把刀搶在手內。剛剛這一把刀搶到手中。三十幾個捕快。不約而同的一齊掣出尖刀。齊齊說一聲我們情願死在此地。誓不綳眉。這些捕快們大大小小的家眷。更一個個扒在地下。擎擎擎擎的都磕着响頭。口中哭叫你要死了。我們也只好跟着死在一起的了。快些求求左大爺罷。左大爺看着幾十把尖刀。只在他們的咽喉哽噎。左右離不上半

分來去。由不得他不急。連連說道。你們不要如此。有話慢慢的說啊。捕快們一言不發。只是跪在地上。號啕大哭。哭得好不悽惶。再夾上這幾十家男男女女。老老小小的哭聲。哭得左大爺兩只眼眶之內。也有些濕津津起來。只得說。衆位都請起來。到裏面坐。我們從長計議。一班捕快聽得這一聲。大家連連磕頭道。我們先謝過左大爺救命之恩。劈劈拍拍的磕了一陣子頭。方才一個個一蹣一拐的。走進大門。就在大廳上團團坐下。左大爺先和大家說道。我實在不會捉強盜。你們放着個同行老前輩于德明在這裏。不去求他。倒反來尋着我。這不是同我開玩笑嗎。一班捕快聽了。你看我。我看你。回答不出。有一個捕快忽然說道。他老人家說。他不行。這件事非請你老人家出來不可。左大爺不覺大詫道。這位于老英雄。是你們三十年的老前輩。但凡江浙兩省的強

盜窩巢。來踪去跡。大概他沒有不知道的。現在雖然退了卯。不幹這公門裏的事情。然而他不肯出來便罷。只要他肯出頭管的事情。沒有不破案的。怎麼他老人家這樣功夫。那般名望。還說他不行呢。若是他老人家還不行。我們更不行了。這句話什麼意思。倒得要請他說說。郭玉標見他夥計已經說了出來。不能再不實說。就說我們受了頭幾比之後。一看差事一點影子都沒有。我就知道這件事十分棘手。趕快上于老英雄那裏去。懇求他給同行找一個面子。他就說不行。這個案子。江南只有一個人能辦得了。就是小龍王左鶴山左大爺。不求得左大爺出來。這件事憑是誰也不行。所以我們沒奈何。只好來求左大爺來了。可是于老英雄預先吩咐過。叫我們在左大爺面前。不可說出是他老人家的指點。如今你老人家既然追問。我們就不敢不說了。左鶴山聽



了人家把他小龍王的譚號都叫了出來。不好再說不會武藝的話。若到了這個當兒。再說推托的話。那可真是江湖上的半弔子了。就說原來如此。我說你們怎麼放着于老英雄不去請他。恰來找着我這個向來不問外事的人呢。于老英雄既然說這件事非我去不行。他一定有一種見解。如今我立刻去看他。和他商議着辦。只要我辦得了的事。一定幫你們的忙就是了。一班捕快不等他說完。一齊拜倒在地。歡聲如雷的道。只要左大爺肯點一點頭。就救了我們幾十家性命。還有辦不到的事嗎。左鶴山當下也不免說幾句套話。就立刻同着郭玉標去看于德明。于德明接了出來。對郭玉標道。我知道你們肚子裏藏不住話。左大爺一定要來的。左鶴山看于德明時。只見他七十多歲年紀。一部銀鬚。約有一尺來長。高顴巨眼。胸闊腰圓。于德明也見左鶴山雖然溫

文爾雅。短小身材。不像個有武藝的人。但是他一雙眼睛。恰神光炯炯。宛然是兩道電光一般。忙抱拳拱手道。左大爺。江湖上久仰大名。今日纔得相見。幸會幸會。左鶴山面色微微一變。也對於德明一抱拳道。我久仰老英雄的大名。路上也常常相遇。只可惜沒有來府上請安。于德明哈哈大笑道。好說好說。此處不是說話的所在。請到裏面坐罷。把左鶴山讓到書房裏。提起這兩件案子來。于德明只說這件事。只要請左大爺辛苦一蹻。郭夥計們就得了命了。左鶴山沉吟一會道。這恐怕辦不到罷。于德明道。要不然。我也不肯出頭多事。如今只求左大爺看在太湖裏英雄的義氣份上。出一蹻馬。不但救了郭夥計們幾十家性命。就是我這無用的老朽。也感激的。左鶴山聽了。面上又微微一變。只說既是老英雄叫我去走一蹻。我無論怎麼樣。也得去。我明天就去就是。



了。于德明連連道謝道。有勞得很。回來再謝罷。郭玉標在旁聽了。莫明其妙。又不好打聽。只回去告訴了一班夥計。大家專候左鶴山的回音。不想這一天夜裏。制台衙門又出了亂子。勒制台是個旗人。恰極夔漢族女人的小脚。他的一個新進來的姨太太。就是太湖中一家漁戶葉良才的女兒。叫葉阿鳳。給一班沒良心不要臉的地方官。訪得葉阿鳳是一雙三寸金蓮。相貌更生得十分明艷。就硬硬的出了幾十兩銀子。不問他父母的肯不肯。把葉阿鳳抬了回來。送給制台。制台自然老實不客氣。慨然笑納。檢了個好日。要收葉阿鳳做姨太太。可是這一天晚上。酒喝多了。喝得酩酊大醉。撇下了葉阿鳳。躺在床中。沉沉睡去。正睡到間深裏。勒制台忽地覺得渾身一冷。打了一個寒噤。連忙睜眼看時。只見一個凶眉惡眼的大漢。一把辮子。把他在帳子裏抓了出來。撲的

往地下一擡。把手中明晃晃的刀。往勒制台面上一晃。喝一聲還不跪下。勒制台本是個色厲內荏的小人。平常見了府縣以下的屬吏。向他跪拜。他向來不回禮的。如今在黑夜臥室之中。見了這般色勢。早已嚇得一團糟。色勒勒抖個不住。聽說叫他跪下。性命要緊。如何敢不跪。連忙撲的跪下。連連的磕頭。那大漢虎勢昂昂的。一騰身就坐在棹子上。用刀指着勒制台喝道。你這王八蛋。做了三省總督。不知道愛民勤政也還罷了。你爲什麼縱容你的烏龜小舅子。在外面到處害人。勒制台掙了一回。掙出一句話來道。我實在不知道。只求開恩饒命。以後情願改過。大漢哼了一聲道。這件事你是不知道的。還有葉良才的女兒呢。你叫人把他硬硬的抬來了。作妾也是不知道的嗎。快說。勒制台自想一個堂堂總督。平時何等尊嚴。如今恰跪在一個強盜面前受鞠。真是

倒盡威風的了。心上雖這般想。面上恰不敢露出來。只說這是他們送進來的。不干我事。我連影子都不知道。大漢道。你不是這樣貪淫好色。他們就能無故的送個女人給你嗎。像你這樣的貪官。留你何用。收拾了罷。說着。就劈頭一刀砍下。這時候只見紅光一閃。一件東西直穿出來。一手托着大漢的手臂。往上一使勁。叫一聲慢些。正是。

雲水光中飛短棹。綺羅叢裏墮罡風。

不知勒制台性命如何。請聽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三回 洞房屈膝鳳女救賊官 黑夜橫刀高衙驚刺客

勒制台見大漢一刀砍下。早已抖倒在地。嘴裏只喊饒……饒……一個命  
字都掙不出來。正在死生呼吸之間。忽地紅光一閃。一個人飛縱過來。  
把大漢的手一托。嬌喚一聲慢些。大漢急忙看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竟是  
被搶的葉阿鳳。穿着一身水紅綾袄褲。頭上包了一方黑帕。一步就在  
床上縱過來。輕輕把大漢的手腕托住。大漢見了。不覺吓了一口道。我  
來替你父女報仇。怎麼你倒反衛護他。好一個不要臉的賤人。你想想  
已經和他睡過的了。所以你要救他。真連你老子的一世英名。都喪盡  
了。還不閃開。葉阿鳳道。你不要混糟塌人。你來替我們父女報仇。原是  
你一番好意。但是我父親洗手多年。再不肯做殺人放火的勾當。而且

他是三省的總督。殺了他豈不要鬧出大事情來。我父女若肯殺他。那幾個來搶我的人。早就給我們殺了。何必到這裏來殺。這種一團糟的無用東西。當初原爲我母親苦苦的勸我父親。不要動手。免得帶累了許多親族。和太湖裏一班打魚的夥計。這纔叫我挺身來此。看看這個渾蛋。是不是澈底的壞人。或者不過是個糊塗種子。想要儆戒他一番。叫他不許連累別人。然後飛身而去。不想進來之後。通通見過了他一面。今天正想等人靜之後。着實的教訓教訓他。他又醉得和死人一般。再也叫他不醒。我只得也在床上略坐一回。不想你就來了。你想殺他一個。原不過像宰個豬狗一般。那值得我來救他。可是這一殺他。就不知要連累多少好人。我們行俠仗義的宗旨。是除暴安良。若除暴而良不能安。還要帶累良民。這就不是我們的意思了。大漢聽了不耐煩道。

那有這許多顧忌。我只知道收拾了他。就算完事。你快些放手。阿鳳道。這可不行。憑着我在這裏。你是辦不到的。大漢努目道。你莫非還要和我較量較量不成。阿鳳笑道。何用較量。不行就不行。一言未畢。手掌輕輕一動。兩指尖點着了大漢的臂彎。大漢只覺手臂一陣酸麻。不覺手中的刀。噹的落在地下。大漢吃了一驚。暗想。不料這了頭這般厲害。看起來我今天頭一個主意。又使空了。想着。就說你一定不叫我殺他。我本來是爲你們的事。你不要殺他。也就罷了。只是便宜了這個奴才。阿鳳道。今天他這一嚇。料來也就去了半條性命。如今且待我來問他幾句。就指着勒總督道。你還敢貪淫漁色。縱容小舅子在外害人嗎。你還敢賣官賣差嗎。你還敢陷害良民嗎。勒制台抖着連說不敢不敢。再不敢了。阿鳳道。今天的事。不許你追究。也不許洩漏風聲。你要敢露了一

個字兒。一定要你的狗命。勒制台連珠箭的答應。噓。噓。再不敢追究。纔說到這裏。外面紅光一亮。一片喊聲。說快拿刺客。刺客在大帥房裏。原來他們高聲說話。給一個大了。纔聽見偷偷地在窗眼裏一看。嚇得魂不附體。連扒帶滾的。去告訴了太太。連夜傳梆。叫一班親軍進來救護。阿鳳聽了。不慌不忙的。把手一指。喝一聲。給你留個紀念在臉上。記著方纔的話。不要忘了。冷風到處。勒制台打了一個寒噤。阿鳳已經從地上拾起刀來。交還大漢。兩個人一齊在窗中飛出。那班馬後炮的衛兵。剛剛弓上弦。刀出鞘的擁進門來。只見兩條影子。爍的向屋頂上飛去。大家看還沒有看清楚。黑影已經不見。等得他們大呼小叫的跑進房來。把勒總督從地上扶起。坐在椅子上。勒總督還有些色抖抖的。看着一班親兵。都在面前。一個親軍管帶。請安認罪。口說標下們救護。



來遲。大帥受驚了。勒總督定了一會。方纔說出話來。問他們那裏去了。親軍管帶只道是問的他們一班衛隊。又請了一個安道。標下們都在衙門裏。沒有敢出去。一聽上房傳梆。就趕着進來的。勒制台翻了一翻眼睛道。不是問你們。是問他們。強盜。……姨太太。親軍們摸不着頭腦。不敢答應。大家心上還說大帥嚇偏了心。所以說出話來。有些夾七夾八。勒制台又停了一停。想起不許他追究的話來。不覺把頭一縮。揮手道。沒有什麼事。你們出去。親軍們答應一聲。一齊退出。勒夫人已經同着許多姬妾婢媼。忙忙地進來。七張八嘴的問候。勒制台不敢說真話。只說沒有事。勒夫人四圍一看。不覺咦了一聲道。新姨太太呢。怎麼不見。到那裏去了。勒制台聽得分明。忙搖手道。他他走了。勒夫人道。這是什麼話。誰讓他走的。快叫人去追。勒制台連連搖頭道。用不着。是我叫



他走的。勒夫人道。你爲什麼叫他走。勒制台看着他太太。說不出來。勒夫人忽然一眼看見勒制台眼睛之上。光光的少了兩條眉毛。忙說你的眉毛到那裏去了。勒制台聽了。猛然醒悟。方纔的一陣冷風。就是他眉毛做紀念的。立刻把兩手捧着頭。呻吟起來道。你們不要鬧。我頭痛得慌。勒夫人看了他這般惶恐。明知事有蹊蹺。一時不便追問。只好把他扶了進去。這一下勒制台雖然保全性命。可是這一嚇。當真嚇出病來。病還未好。京城裏拿問的旨意。已經來了。去了這般一個貪官。大家自然額手相慶。過不多時。就派了于成龍來做兩江總督。這于成龍是有名的清官。陞辭出京的時候。裏頭傳出一道硃諭。叫密拏江淮大盜魚壳。這個魚壳。是來去如風。行踪莫測的一個獨脚強盜。做的案子。實在不少。從來也沒有破過一次案。各衙門裏想盡了方法。買出眼線。



來拿他。可是這邊的魚壳還沒有拿得到。那邊的魚壳又出現了。鬧了幾年。北京城裏都知道了。所以這一次于制台出來。叫他嚴拿正法。于制台到了南京。接印的第一天。就和一班司道說起這件事。叫他們一體用心緝訪。司道們諾諾而退。到了夜裏。于制台正在看公事。呼的下一個人如飛鳥般從梁上落下來。直立在于制台面前。生得面目猙獰。身材高大。手中拿着一把短刀。射着燈光。閃閃的發亮。于成龍吃了一驚。厲聲喝問。你是什麼人。敢到本部堂這裏來窺探。那人從容不迫的道。我就是魚壳。于制台神色不變的道。哦。我知道了。你來是要我腦袋的。說着。把手指一指自己的頭。喝一聲。拿去。魚壳笑道。我要動手。早就動手了。還待你說嗎。方纔我落下來的時候。手臂上好像有人重重的打了我一下。酸痛得一個膀子。抬都抬不起來。想是我大數盡了。但

是那班兵快。是一輩子不用打算近我的身。我也不願意自己送到他們手裏。弱了我一世的英名。你是個有名的廉吏。我情願死在你手裏。你叫人來綁罷。說罷。把手中的刀。望地下一擲。自己把雙手背起來。于制台想了一想。道。你肯來自首。倒也是個英雄。你何不改邪歸正。替國家立功贖罪呢。魚壳道。這個不行。我做強盜做慣了。改不來性格。也是徒然的。于制台低着頭。又想他一個獨腳強盜。又是自己投到的。就殺了他。也給人笑話。不如放他去罷。想定了主意。就道。你雖然有罪。自有拿你的人。這裏恰不是拿你的地方。你去罷。魚壳大爲詫異道。我要走了。無非還是做强盜去。替你們想起來。還是不要放我的好。于制台只對他揮一揮手道。你去你去。魚壳立着不動。搖頭道。男子漢大丈夫。說一句話就是一句話。我既來不走。既走不來。快快的綁。不必再說。于制

台見了。不覺嘆一口氣道。咳。盜亦有道。誰說強盜們沒有良心啊。只是你是多年大盜。又是奉旨密拿的人犯。拿到就決不待時的。你知道嗎。魚壳哈哈一笑道。這是我二十年前早已預備着的。何況如今。大人的意思。我感激就是了。于制台擊節嘆賞道。好漢子。真好漢子。窗外也忽地哈哈一笑道。好清官。真好清官。同時大叫房上有人。撲的有一個人飛身上屋。又聽得撲通的一個人從屋上跌下來。夾和著一片檐瓦落地之聲。早驚起了許多戈什差官。一個個飛奔而出。只當賊人在屋上掉下來了。大家拔出刀來。搶步過去一看。只見止有一個中軍副將王占魁。立在那裏。大家見了一呆。王占魁說房上說有人。你們不要亂。大家都進去保護大帥要緊。屋子裏的于制台。聽了外面哈哈一笑和一片聲響。忙問什麼人。魚壳道。這是我們的夥計。他不放心我一個人來。

替我來巡風的。我既然自願在大人手裏自首。他自然回去了。于制台又問你夥計叫什麼名字。魚壳道。這個你老人家就不用問了。他是不相干的。萬事都沖着我說就是了。于制台料想他不肯說。也就不再問他。湊着王中軍帶着大家進來。見了魚壳。不覺一呆。見于制台好好的和他說話。就不敢問他是什麼人。于制台問外面什麼事。房上有什麼人。王中軍說回大帥。標下正解手回來。忽聽院子裏有人哈哈一笑。又見眼前一晃。好像一股黑烟。飛上屋去。標下趕忙上屋追時。不想他身法真快。一點影踪都沒有。標下一回身。就踏跳了瓦。掉了下來。于制台點一點頭。指着魚壳道。這就是魚壳。你們把他帶下去。好好看待他。他是自己投到的。比不得別人。你們知道嗎。中軍答應一聲。心上恰大大的。一驚。魚壳一言不發。跟着中軍就走。于制台長嘆一聲道。有了這



般好武藝。只做個強盜。可惜啊。這都是做官的人。逼他做強盜的。說到這句。就帶著些沉重酸楚的聲音。魚壳隱隱聽得。一面不住的點頭。大踏步同着中軍走了出去。到了明天。魚壳就擒正法的消息。就傳遍了南京一城。都說這位于制台。一到這裏。第一天就拿了魚壳。不知于大人有多少本領。魚壳死了之後。替他收尸葬埋的人。恰是大家所想不到。正是

生張熟魏誰能識 李代桃僵恐未真

不知替魚壳收尸的人。是那一個。請待下回交代。





## 第四回 碧浪三山拏舟攻匪窟 銀燈萬盞列隊送官軍

蘇州太湖水師統領張鎮南。是水師裏一個極出色的人才。馬上步下的功夫。無一不會。水面上的功夫。格外厲害。能伏在水底。一天一夜不出來。又能使各種暗器。在水裏打人。他自從接了水師統領的差使。就時時帶些炮船。出去巡哨。也給他在陰山同小夫椒山這些地方。抄掉了幾處強盜窩子。捉到了幾個頭領。立時正法。在張鎮南的心上。以爲捉了這幾個人之後。他們自然有個害怕。不敢猖狂。不想自從殺了這幾個人之後。太湖裏的強盜。越發鬧得凶了。不但在水路上做案。而且在陸路上也做起案子來。不但在太湖左近的地方做案子。連南京鎮江一帶。也做起案子來。上頭的文書。雪片般飛來。把張鎮南大加申斥。

張鎮南又怒又氣。暗想這班強盜。簡直是有心和我做對。我非要捉盡他們不可。也叫他們認識我的厲害。就帶了四五隻炮船。駕着一號他自己的座船。倚仗着自家本領高強。也不帶多人。就在吳江繞過太湖。往湖裏巡了六七天。差不多太湖裏的大小山峯。都巡查過了。看着各處山上山下的農家漁戶。都是好好的安分良民。除了每家有幾桿魚叉之外。一件別的兵器也沒有。原來太湖裏的這些漁戶。雖然也有許多安分良民在內。借着打魚兼做强盜事業的。恰也不在少處。這些做强盜事業的漁戶。和那些專門打魚的漁戶。大家雜住在一處。各不相妨。遇着緩急的時候。做强盜的錢來得容易。常常的借給這些窮人。連還也不要他們還的。若遇着官兵搜捕起來。他們就把一切軍器金銀。和搶來的物件。放在隱僻所在的山洞裏。或者沉入湖中。他們地理

# 龍球

第 四 回

既熟。山上的山洞。大小多少。他們都能知道。而且這山洞不通別處。他們也十分清楚。官兵來的時候。不過一半天的功夫。如何搜查得出。所以這些強盜漁戶。平常的時候。和平民混在一起。一般也互通慶弔。互結婚姻。連城裏的鄉紳人家。也有同漁戶結親的。那一個料到他們骨底子會做强盜。更兼他們又飄忽無常。江蘇地面官兵搜剿得緊。就躲到浙江地面去。浙江剿得緊。就回到江蘇來。這太湖有三萬六千頃的面積。橫跨兩省四府的地方。江蘇的蘇常兩府。浙江的嘉湖兩府。通太湖的港汊。也不知有多少。都是太湖強盜的出路。歷來的官兵。也只是抱着推死人過橋的主義。只要把他趕出了自己的汛地。就隨他們走遍天涯。也不去管他們的事。同在水師統領統轄之下的營官哨官。尚且各管各的汛地。何況隔了省分。自然是以隣爲壑的了。這一次



的張鎮南。恰是不問江浙不江浙。只要在太湖之內的地方。他就一處處的細細搜查。一連搜查了半個多月。一個強盜也沒有搜着。張鎮南又不肯歪着良心。硬指平民爲盜。憑你有天大的本領。尋不着強盜。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張鎮南天天坐在船上。早把來時的銳氣。十分中減掉了八九分。真是乘興而來。興盡而返。沒奈何只好回船。依然從角頭陰山一帶。繞過太湖廳來。看看已離太湖廳不遠。迎面來了一只小船。蕩槳如飛。一霎時已經相近。張鎮南正鋪着一把虎皮交椅。坐在船頭上。看着那湖裏的烟波浩蕩。雲水蒼茫。遠處一點一點的白帆。映帶着斜陽光線。好像都是粉紅色一般。返照着澄碧的波光。真是畫也畫不出的景物。張鎮南正看着喝采。一眼見了對面的來船。來得非常迅捷。就使風的船也不如他。透着有些怪異。就叫左右喊住這只小船。問

他幹什麼的。左右兵弁一片聲喊嚷着。小船往那裏去。幹什麼的。快停下來。喊着。小船已到大船旁邊。一個年少書生。應聲而出。問道。你們是張統領的船嗎。兵士們說不錯。你們那裏來的。快停下來。書生道。我正要來見張統領。煩你們諸位稟報一聲。說南京秦惠生求見。張鎮南聽得分明道。他從南京來。要見我作什麼。秦惠生也見了張鎮南。威風凜凜的坐在船頭。忙說這位就是統領麼。張鎮南道。然也。你有什麼話。上船來說。秦惠生跨上大船。躬身施禮。張鎮南也立起身來。舉一舉手道。你從南京到這裏來。見我有什麼事。我這個水師。只管太湖裏的事。南京的事。是管不着的。秦惠生道。不是南京的事。我是特來請統領保護的。張鎮南問保護什麼。秦惠生道。我是馬蹟山人。現在寄住南京。馬蹟山有我一位胞叔。他是這湖裏第一個富戶。現在太湖裏強盜很多。我



叔叔不放心。要把家產搬到南京去。又不敢先給當地人知道。怕他們要在半路上搶劫。特地把我從南京叫了來。叫我求統領派幾號船。一路保護。情願重重酬謝。我趕到蘇州。統領已經到湖裏來了。所以我從吳江一帶迎上來。恰好在此間相遇。我叔叔做過廣東北海鎮總兵的。算來也和統領算是同寅呢。張鎮南聽了他叔叔是總兵。又見他面白唇紅。十分丰彩。兩只手尖得像玉笋一般。就女人的纖手。也不如他。更兼談吐清雋。氣概軒昂。就也不由不和他客氣起來。讓他到船艙裏坐了。細細的問他根底。他應答如流。和張鎮南談得十分合式。登時就答應派船護送他叔叔的家財。又備出晚飯來請他吃。秦惠生也不客氣。喝了幾杯酒。越發高談闊論起來。問張鎮南捉着了幾個強盜。張鎮南已有幾分酒意。把手一拍道。真正倒他娘的灶。上一次來了六天。還捉



了幾個盜首。燒了幾個村莊。這一次一連十幾天。一個人也沒有捉到。想來聽得我來。一齊跑了。這班湖泊裏的強盜。那有什麼本領。聽得我來。早把他們嚇跑了。況且幾個強盜頭兒。都給我殺了。那裏還聚得攏來。秦惠生問上次殺的幾個。都是強盜頭兒麼。張鎮南點點頭。秦惠生微笑道。恐怕不是的罷。張鎮南不聽這句話。猶可。聽了這一句話。由不得大爲詫異起來。急問你怎麼知道不是強盜頭兒。秦惠生道。我是照情理想起來。強盜頭兒。怕未必這們容易。一捉就是幾個罷。張鎮南聽了。不覺立起來道。你這話奇了。我捉的不是強盜頭兒。強盜頭兒在那裏。秦惠生道。我也不知道。強盜頭兒在那裏。只是我生長在這裏的人。從小就聽說太湖的強盜頭兒。多不在太湖裏住。不是住在省城裏。就是住在四通八達的地方。在太湖裏的。不過是些小頭目。連中等頭



目都夠不上的。況且他既能做强盜的首領。一定也有出人頭地的能爲。要拿他們。談何容易。張鎮南道。嘆。你怎麼專說強盜的威風。這是什麼意思。秦惠生道。不是我專說強盜的威風。實在做個強盜頭兒。也不容易。張鎮南道。胡說。你一個讀書人。知道什麼。那些強盜頭。不過有些蠻力。懂些武藝。仗着胆子做事罷了。有什麼真實本領。可惜現在沒有強盜頭兒在這裏。若是有在這裏的話。我就親手捉幾個給你看看。張鎮南正說得高興。頭頂上哼了一聲道。這小子真會說大話。強盜頭兒在此。你且捉一個給我看看。張鎮南想不到頭頂上竟會有人答起話來。心中大怒。大叫一聲好賊子。你等着罷。提了單刀。就一步跳出船頭。往上一看。桅竿頂上一條黑影。顛巍巍的立着。張鎮南大喝一聲道。有胆子的快下來。不要躲在高處說大話。桅竿上應聲而下。一個翻身。紡



車般直旋下來。兩根鐵棒已經掃到張鎮南面前。張鎮南往後退一步。舉刀相迎。喝一聲賊子通名。本統領刀下不死無名之鬼。來人大叫赤脚張三在此。今天取你的狗命。和我們夥計報仇。兩根棒着脚捲上。張鎮南使開刀法。兩個人戰在一處。張鎮南雖然武藝高強。張三的武藝也實在不弱。在船上交戰。和陸路上交戰不同。不能任意跳來縱去。一個大意。就要掉到水裏去的。所以進攻退守。都有一定的尺寸步法。張鎮南和張三戰了一回。一班弁兵都在旁邊看着。他們知道張鎮南的性情。除了大隊混戰之外。平時和人交戰。從來不要人幫的。張鎮南見張三兩根鐵棒。使得如風車一般。水洩不透。不覺焦躁起來。很的一聲用盡平生之力。把刀一蕩。蕩開了鐵棒。兜心一刀刺進眼。看是着上了。張三見刀臨切近。叫一聲來得好。翻筋斗跌下水裏去了。張鎮南喝一

聲你往那裏走。正待下水擒拿。張三已經呼的冒出水面。依然跳上船來。張鎮南使個解數。兜頭就是一刀。張三把鉄棒交叉一架。架便架住了。張鎮南得了空兒。起一個矮腿。正踏在張三脛上。張三吃了這一腿。又是一個筋斗。跌入水中。張鎮南也飛身下水。張三又從別隻船上跳了上來。等到張鎮南追上船來。張三又跳下水去。儘同張鎮南打圈子。激得張鎮南怒氣冲天。大叫張三你枉爲盜首。既有本領來和我較量。又是這樣逃來逃去的。算什麼漢子。張三大笑道。算了罷。你連追都追不上。還說什麼漢子不漢子。你好好回去罷。放你多活幾天。我可要少陪了。說着一捏嘴。一聲哨子响。山角裏飛也似擁出無數小船。每船上都有兩三個人。都拿着軍器。有一只船上放下一條蘆蓆。浮在水面上。張三早躡身一跳。跳在蓆上。轉動如飛。一陣風望山角裏灣了進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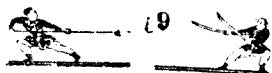
張鎮南忙喝令各船上開鎗開炮。自己正要跳下水去追他。驀然間船底裏水聲廓落。船身晃了幾晃。張鎮南說不好。船底出了毛病了。急叫大家快用棉絮堵塞。自己又跳下水去。督看船底。果然每只船上。都鑽了一個洞。湖水直湧進來。好容易堵塞好了。一羣小船和張三早已影踪不見。張鎮南回進艙裏。秦惠生起身迎着道。統領如何。太湖裏強盜頭兒的本領。像張三這樣的不止一個。何況還有比張三高的在裏頭。豈是容易捉的。張鎮南到了這個時候。方纔覺得秦惠生的說話不差。強盜頭兒捉不成。倒反把帶出來的船。一齊鑿漏。急急的要回去修船。把來時的銳氣。一概都銷磨淨盡。只得號令各船。慢慢的開行。到了吳江再說。想一想秦惠生這個人。來得十分突兀。說他是強盜的一黨。又實在不像。說他不是盜黨。他又怎麼知道得這般清楚。正在疑惑。只見

一個哨官進來報告。說四面都有小船圍將攔來。請統領出去瞧瞧。張鎮南忙出來一看。果然見四下裏遠遠有無數燈光。四面合攔來。這時候湖上已經黑了。張鎮南想着自己的船都是破的。就是沒有盜船圍合。遇着了風浪。也很尷尬。自己一個人。雖然不怕。手下的這些人。又怎麼樣呢。想着已見四下裏燈光漸來漸近。約摸着竟有二百來只船。就喝令各船開炮。又把烏鎗預備着。候他們逼近的時候再放。船上開了幾炮。一炮也打不着。那時的炮。是前膛炮。沒有準頭的。而且炮架子不會移動。要用船身來湊炮的方向的。開了一炮之後。裝藥實彈。配引線。點火繩。還要好一會功夫。烏鎗更不中用。所以開了幾炮之後。小船非但不怕。倒反如飛圍攔上來。又聽黑影裏大叫道。好一個好漢子。你靠着鎗炮打人。算什麼本領。如今先叫你吃我一鎗。說不了一枝標鎗。爍

的飛上船來。張鎮南一閃身。標鎗從耳朵旁邊過去。插在桅竿之上。震有聲。中艙裏一個人影。從張鎮南頭頂上飛過。直飛入黑影裏去。只聽得大聲喝道。兄弟們不許無禮。張統領是個清官。不是那種陷害良民的賍坯。快排起隊來。送張統領回去。四下裏暴雷也似的一聲答應。只見四面的燈光。和游龍般齊移動。登時排成一個一字式的長蛇陣。嗚嗚的掌起號來。張鎮南看了。實在生氣。却又無可如何。一眼見了張三。依然踏在一片蓆上。對張鎮南拱一拱手道。赤脚張三在此。恕不遠送了。張鎮南聽了。不覺心頭火發。大吼一聲。縱到蓆上。一把將張三扭住。正是

遙夜張燈雲似墨 長鯨跋浪水如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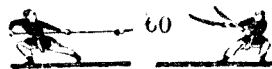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赤脚張三可曾捉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青島五朶

第四回

---



## 第五回 阻鑿爭湖心催寶劍 奠靈旗門外接飛鏢

張鎮南一把抓住了赤脚張三的膀子。赤脚張三急忙使個解法。抹開了張鎮南的手。只聽黑影裏叫一聲張老三不要動手。張三答應一聲。撲通的翻下水去。張鎮南如何肯放。也跟着跳下去。張三依然又跳了上來。等得張鎮南再跳上來。覺得眼前一亮。一道白光。嗤的射過來。橫劃在張三和張鎮南兩個人的中間。張鎮南是久經大敵的人。一看就知道是劍光。暗想怎麼盜首之中。還有會劍術的。這就怪不得官軍屢屢的吃下風了。想着只得一縱身。回到自家船上。只聽得張三說道。張統領回去修船罷。我們後會有期。說到這一句。掌號的聲音。截然而止。滿湖裏的燈光。突然不見。那一道白光。也慢慢的收進山角裏去。張鎮



南想一想。今天給張三一場鬼混。自己雖然踢了他一脚。恰壞了好幾只船。心上十分懊惱。只得收兵回去。張鎮南的事。按下不提。且道左鶴山駕着一葉扁舟。直到太湖裏陰山灘下。早有山上的幾箇首領迎下山來。把左鶴山接上山去。分賓坐定。總頭領秦惠生。是和左鶴山同學。問起來意。左鶴山把要捉拿張三和各首領的話。和他們說了道。我原想不來的。無奈你們近來鬧得太厲害了。將來怕要鬧出事來。這太湖裏的根據地。就保不住了。如今只要你們大家小心些兒。不要在各處做案子。把這個風頭讓了過去再說。至於張老三的事。那倒沒有什麼要緊。到案不到案。也滿不在乎。只要他自己精細些。不要常到省城裏頭去嫖賭。免得鬧出亂子來。弱了綠林的名望。秦惠生道。這兩個月來。弟兄們爲張鎮南來。帶了幾個人去。一齊收拾了。又放火燒掉了幾處





莊屋所以個個要和他做對。有心多做些案子。好叫他得些處分。借此出一口氣的意思。說起這個張鎮南來。也還算個好人。他到太湖裏來了兩次。雖然捉了我們幾個弟兄去。恰沒有連累一個人。水旱兩路的功夫。也着實不錯。大約和張老三的武藝差不多。在武官裏總算難得的了。赤脚張三聽了不服道。大哥的話。我不信。他這幾天正在湖裏頭巡哨。我倒要去和他見一見高低。看看他有多少本領。左鶴山道。張三哥這個使不得。我受了別人的重托。來請你們不要做案子。你偏要去和他較量。勝了不必說。萬一敗了呢。你的半世英雄。豈不付於流水。我勸你不必罷。況且這個太湖裏。向來只可小成。不能大做。爲什麼呢。這箇太湖。雖然橫跨兩省。昆連四府。各處的出路很多。但都是忽聚忽散。忽來忽去的。沒有永久團結的計劃。所以官兵方面。只要面子上敷衍



得過去。也就不一定怎樣的認真搜捕。好在可以江浙兩省互相推委。大家樂得不擔責任。要是事情鬧大了。兩省合兵會攻。先把所有的出口之路。一齊堵塞。用旱隊紮起來防守。再用兩省的水師。在湖裏連環游弋起來。那時慢說我們勢力不敵。糧械不足。衆寡懸殊。就是勢力相當。他們是有接濟有出路的。我們沒有接濟。又沒有出路。湖裏又沒有可搶可掠的。把我們逼在這幾個山頭上。就不打上來。餓也要把我們餓死了。所以這種地方。只能停頓一時。不能圖謀大業。三哥你不要魯莽。張三聽了。默默無言。秦惠生也說左鶴山的話不錯。大家都沒有話說。只有張三倚仗自己本領。總想要去和張鎮南比比武藝。和秦惠生商量。秦惠生又和左鶴山說了。說明不許傷害官兵的性命。左鶴山就到椒山去了。秦惠生又怕張三性情不好。鬧出大事。所以自己充作平

民。先到張鎮南船上。和他談論一回。張三已經人不知鬼不覺在水裏出來。縱上桅竿。聽他們講話。聽得張鎮南要捉強盜頭給秦惠生看。心上十分好笑。放着個強盜頭兒在你面前。你竟看都看不出。還想捉什麼強盜。忍不住就在桅竿上答了話。和張鎮南大戰了一場。受了張鎮南一脚。又險些給他刺着一刀。纔知道張鎮南的武工。實在不錯。就是水裏功夫。張鎮南也不弱於他。只有張三在太湖裏行劫之時。常踏着一片蘆蓆。翻波逐浪。來去如風。南人使船如使馬。他恰使蓆如使馬。這是他一生練就的特別功夫。只要把雙脚一踏。那片蘆蓆就如箭一般往前直射。比扯着三道順風篷的船。還要快些。這是張鎮南所做不到的。他在水裏跳上跳下的時候。鑽漏了張鎮南的船。就拐進山灣裏去。到了夜裏。又排隊出來。把張鎮南調營一陣。秦惠生就在這個時候。從

張鎮南頭上飛身出去。雖張鎮南這樣的功夫。竟一些沒有覺得。後來見張鎮南扭住了張三。恐怕兩下裏拚命相持。有了疎失。一面叫張三住手。一面放出劍光來。把他們兩個人隔為兩下。左鶴山在椒山頂上。見了劍光。又看着官兵的船。一齊走了。方纔同江淮五路總頭領金飛虎商議魚壳的事。金飛虎說。凡事只要您大爺吩咐一句。愛怎麼辦就怎麼辦。難道我們還不依不成。左鶴山道。不是這麼說。金大哥。承你的情。給我的面子。總算你衛顧江湖上的義氣。但是我兄弟也不是不懂交情的人。只為前月裏有一件強姦寡婦的案子。搶了他的家財。還強姦了他的人。這是我們江湖上最犯忌的事。這是不是魚壳做的事。金飛虎道。是的。現在正要商議處置的方法。這也是我馭下不嚴。纔出了這種亂子。說起來慚愧得很。金飛虎說着。覺得十分侷促。左鶴山道。這

不干金大哥的事。只把魚壳叫過來。問問他就是了。金飛虎道。恰好他們都在這裏。叫他們進來見見就是了。說着。就叫人傳魚壳。不多一會。四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大漢。一字兒走了進來。金飛虎問道。你們四個之中。那一個是強奸寡婦的魚壳。有一個站在左首的大漢。低頭走出。應道。我是第三號魚壳。這件事是我幹的。金飛虎厲聲問道。你知道本山處置違背紀律。是什麼罪名。魚壳道。我知道的。金飛虎條的擲下一把刀來。大聲道。既然知道好。拿去罷。魚壳毫不遲疑的走上來。檢起地下的刀。就要向項下勒去。左鶴山忽地說一聲且慢。向金飛虎說道。第一號魚壳和第二第四號魚壳。從今可以不用魚壳的名字。請他們退出去。再候指派。這第三號魚壳。兄弟有一個用處。叫他到裏面去。和他細說。金大哥看好不好。金飛虎連連答應道。但憑大爺吩咐。就向三個

魚壳一揮手三個魚壳齊齊向上一恭。又瞪了第三魚壳一眼。默然退出。左鶴山也同着金飛虎退入內院。魚壳隨後跟了進來。左鶴山好好的對他說道。魚老三。你也是個硬漢子。怎麼幹出這樣糊塗事來。你難道不知道本山的法令麼。犯了別的規則。還可從輕發落。獨到犯了血案。和姦淫婦女。這兩樁事。斷沒有輕輕放過的。如今事已如此。你與其自家伏法。不如做個硬漢子。出去當官投到。一來救了幾十家捕快的性命。二來全了江湖上的威名。三則顧了于德明的老面子。你看怎麼樣。至於你的老母妻子。都是我同金大哥的事。你的母親。就是我們兩個的母親。你的兒子。就是我們兩個的兒子。你不用挂心。魚壳想了一想。慨然道。左大爺的吩咐。我自然聽從。但是現在到處都是贓官。我何必把自己的性命。去成就他們的功名。況且他們也不配啊。左鶴山道。

你的話也不錯。現在姓勒的賊。已經拿問。新放的兩江總督于成龍。是有名的當今第一清官。你就到他那裏去自首罷。魚壳道。可以是。可以。但他這個清官。不知是真的。如若是假的。如若面子上是清官。骨子裏原是賊。那就格外的可殺了。我明天就到南京去等着。等他到了。暗中進衙門去看看。若是真的好官。也罷了。如若不然。我先殺了這個外清內濁的賊官。然後到北京刑部裏去自行投到。也落一個好漢爲民除害的聲名。左鶴山道。就是這樣。但。不要魯莽下手。說着。金飛虎早已備出酒餚。把魚壳納在上首坐了。大家暢飲一番。臨散的時候。魚壳向左鶴山。金飛虎拜了一拜。左鶴山同金飛虎慌忙答拜。一個人挽着魚壳。一只手。不由揮下淚來。魚壳慨然道。大爺同大哥不必傷心。這都是兄弟自家不好。至於我的家眷。可交給你們二位了。說着。毫不停留。竟



同着左鶴山到南京來。等了兩天。于制台到了。左鶴山那邊的消息。何等靈通。已經知道于制台奉旨密拿魚壳的事。魚壳聽了。心上大怒。打算到了衙門裏。不問情由。先殺了于制台。再出去自首。左鶴山同着他一同進了制台衙門。尋到內簽押房。魚壳先走進去。拔出刀來。就要動手。忽地膀子一酸。幾乎刀都拿不住。就急忙一飄身。縱進一塊匾額裏面。看了一回。在燭光之下。看着于制台滿臉上顯出忠正慈祥之氣。暗想。怪不得左大爺說他是第一好官。果然不錯。我把性命交給他。也還值得。就在于制台頭上。輕輕的縱了下來。一塵不動。左鶴山在窗外聽他們兩個人說話。于制台要放魚壳。魚壳不肯走。想着魚壳雖然走錯了一步。畢竟是個好漢子。左鶴山纔想到這裏。已聽得于制台說好漢子。真好漢子。他不覺也一聲長笑道。好清官。真好清官。隨說着一飛身。



就上了屋頂。等得王中軍走進來。見了一條黑影。趕忙喊房上有人。飛身上屋看時。左鶴山早已飛到十幾丈之外。一株大樹影裏去了。自從魚壳正法之後。于制台心上淒然。叫中軍預備了上好的沙枋。替他裝殮。還叫中軍代表。去上了一椽祭。老英雄于德明。也去祭奠。帶着一班捕快。都去行禮。這也是感激魚壳自行投到。替他們完案的意思。于德明本來也是綠林出身。自從當了上江兩縣的四班總捕之後。有了案子。沒有不破的。不過他的破案。有軟破硬破兩種破法。軟破是盜案。只獲原贓。不交首犯。只捉幾個從犯。應一應公事就是了。硬破是犯了血案和姦淫婦女的主犯。沒有一個不給他提到重辦的。于德明當了二十多年的總捕。沒有失過一次風。忽然有一天。于德明告病退卯。上元江甯兩縣知縣。如何肯答應。再三的慰留他。于德明只說老病發了。不

能再當差事。憑着兩縣怎麼說也不行。果然就是那一天夜裏。于德明病倒了。而且病得很重。兩縣沒奈何。只好由他。這一下子于德明親自帶領兩縣全班捕快。和魚壳上祭。大家覺得十分詫異。祭過之後。于德明當先走出。人叢裏有人罵道。這老忘八。貓哭老鼠假慈悲。退了卯的人。還出頭多管閒事。真是天生地造的奴才。于德明聽了。兩眼一睜。正要問時。早見兩件暗器。劈面飛來。于德明拿着旱烟管子。隨隨便便的左右一撥。就把一鏢一弩都撥過了。一班捕快大喊拿人。于德明已飛身過去。在人堆子裏提出一個人來。喝道。我與你無怨無仇。你爲什麼要暗器傷人。還要這般罵我。我姓于的。難道還有不到家的所在不成。那人睜開怪眼道。你爲什麼要出頭多管閒事。害我們弟兄的性命。于德明道。你真是糊塗蟲。你們弟兄們要不犯王法。不强姦寡婦。好好的

我能害他麼。況且這是他出來自首的。與我什麼相干。那人冷笑道。他是自首的不錯。你不出頭多事。他爲什麼要自首。不是你害他是誰害他的。于德明道。在這裏和你講不明白。我同你到一處地方去講。說着把手一拍他的肩膀。那人就陡然兩手垂下。一動不動。也不開口。于德明又把兩個指頭一點他的膝蓋。喝一聲好好的跟着我走。那人倒也聽話。鼓着雙腮。圓睜兩眼。脚下不由自主的跟着于德明走。大家只認于德明要把他帶到衙門去。那知于德明揮退衆人。只同着郭玉標一個。帶着那個人。逕往一處地方而來。正是

廉吏有時兼胆略 男兒到死亦英雄

不知于德明帶他到什麼地方去。且待下回交代。

# 龍王球

同 五 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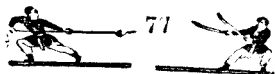
---

## 第六回 溯同門傾誠談劍術 逢勁敵罕地見良朋

于德明帶着這個人。和郭玉標直到左鶴山家裏來。左鶴山出來相見。于德明先推金山倒玉柱的拜倒在地。說道。老朽無能。有勞左大爺的駕。救了夥計們幾十家性命。我這裏先謝過左大爺。郭玉標也跟着于德明納頭便拜。左鶴山連忙回禮道。老英雄多禮。我不敢當。請起請起。把于德明和郭玉標攙了起來。于德明立了起來。又拜將下去道。老朽特來告罪。要大爺原諒老朽不得已的苦衷。左鶴山忙不迭的答禮。一把將于德明扶起。大笑道。老英雄。你怎麼這般多禮。說起來七年前的事。我們還要謝老英雄的照應呢。于德明說左大爺好說。這樣說起來。老朽格外的抱歉了。說着。指着帶來的人道。這個人左大爺認識麼。左

鶴山一看不認識。問是什麼人。我方纔還只認是和老英雄一起來的呢。說罷對他一點頭。問這位尊姓。不想他直挺挺的立着。頭也不動。腰也不灣。一灣。一句話也不說。左鶴山詫異道。你怎麼不開口。莫非是啞子嗎。于德明道。他不是啞子。待我叫他說話。走過去把他背上一拍。那人透了一口長氣。不覺阿呀了一聲。于德明把方纔的事。告訴了左鶴山一遍。道。這一次老朽的冒昧相求。原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。一則怕事情越鬧越大。於他們的根本上有危險。二來魚壳犯了採花的案子。這是江湖好漢最忌的事情。三來爲了夥計們的身家性命。不得不上緊追拿。無奈夥計們一個也沒有破案的本領。老朽又年邁無能。不能不拜請大爺出去辛苦一蹕。圓一圓老朽和夥計們的面子。如今魚壳已經歸案。都是左大爺賞我們的面子。但是雖然如此。想起來終

究是一件不痛快的事情。尤其是老朽心上最爲抱歉。今天老朽帶着夥計們往魚老大霧前拜祭。也是敬重他的英雄氣概。同衛顧江湖上的義氣。雖然夥計們爲他挨了許多板子。從來人死不結仇。大家祇有敬重他的心腸。沒有怨恨他的意思。不料一出來。就遇着了這們一回事。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。一時和他分說不清楚。只好把他帶到這裏。請你大爺問問他。左鶴山聽了。就問那人叫什麼名字。那人氣很很的道。我叫黃日升。你問我作什麼。左鶴山問你爲什麼要同魚壳報仇。黃日升說。我報我的仇。與你不相干。你問也是白問。左鶴山見他粗莽得可笑。就說你知道魚壳的一黨。捉住了要砍腦袋的嗎。黃日升拍着頸子道。砍腦袋就砍腦袋。這算不了一回事。自有我們大哥來給我報仇的。左鶴山急問你大哥是那一個。黃日升道。大哥就是大哥。告訴你



作什麼。左鶴山道。你的首領。是不是金飛虎。金大哥。黃日升吃了一驚。道。對啊。你怎麼會知道的。左鶴山不去理他。先問于德明道。于老英雄。這位郭大哥面前。有話可以說嗎。于德明道。可以。他是我的徒弟。我可以保他不會洩漏的。左鶴山方纔把他們三個人都帶到裏面一間內室之中。先向于德明拜了下去。于德明忙也跪下。一把綽起了左鶴山道。左大爺。怎麼怎麼。左鶴山起來拱手道。前七年老英雅的裝病退卯。我當時就有些疑心。是爲着我們的事。恰又不好探問。直到近來要緝拿魚壳。老英雄的功夫劍術。明明的儘可以自己去拿他。老英雄一定非要我去不可。我纔知道老英雄那一年的退卯。實在是不肯同我們作對。這七年之內。我們承老英雄的情。不在少處。這豈不是禮當拜謝的嗎。于德明掀髯笑道。承您贊我的工夫劍術。我那裏有什麼工夫。少





# 龍球

同 六 第

年的時候。尙且不行。現在更不中用了。說起七八年前的事。您雖然面子上一味讀書。我恰已經看出您的武工劍術。都了不得。我又自家明白。知道自己的工夫。萬萬趕不上。只好趕快退卯。保全這個老面子。這可是我的實話。那裏夠得上謝的一個字呢。左鶴山道。老英雄不必謙虛。只請問老英雄怎麼知道我會劍術。同有武工呢。于德明道。我常常留心您的走路。好像飄在水面上的一般。腳下一些灰塵都不起。不是有劍術的。如何做得到這一步。而且不瞞您說。有幾次我伏在你後園裏大樹高處。只見一股黑烟。風一般在眼前過去。連看都看不清楚。這纔一定知道您是位當今的劍客。所以趕快的退卯。叫我這個徒弟來頂一頂缸。如若不是老朽退卯退得快。就要自討無趣了。左鶴山聽了。不覺笑道。既然如此。老英雄的眼光和動作。也看得出精通劍術的。

瞞得了別人。瞞不了同行啊。于德明聽了。也不覺一笑。郭玉標在旁聽着。聽得呆了。暗想我師傅原來是有心叫我頂缸的。我頂了七年的缸。吃的板子。可真不少啊。起先我還詫異。說怎麼師傅作總捕的時候。非但沒有吃過一下板子。而且縣裏大老爺見了他。也非常客氣。從沒叫他站過一回堂。想來這兩位老爺。都知道我師傅有絕大的本領。所以纔這般的敬禮他。我們的本領不行。只好聽伺候。挨板子了。黃日升在旁邊聽了半天。忽然立起來。朝于德明深深一恭道。原來你老人家是個好人。我倒錯怪你了。我方纔多多冒犯。我這裏給你老人家賠禮。于德明一笑。搖手道。禮倒用不着賠。只是你以後做事。還得小心點兒。方才若不是我。換了別人的話。給你一鏢一弩。不死也得帶個八成兒的傷。你不是給首領在外面招災惹禍嗎。黃日升聽了。連聲說是。左鶴山

恰正色問他道。你說你的首領是金飛虎金大哥。你究竟見過金大哥沒有。黃日升呆了一呆道。見是沒有見過。只聽說我們的首領是他。左鶴山眉頭一縐道。我就知道你是新進去的弟兄。你既是金大哥的部下。你認得我不認得。黃日升猛然省悟道。你老人家貴姓是左。莫非就是小龍王左大爺嗎。左鶴山道。我就是左鶴山。黃日升聽了。連忙點頭便拜。左鶴山拉了他起來。問他學過什麼武藝。黃日升說十八般武藝。我都略略知道些。各種暗器。也都會打。左鶴山道。暗器這一項東西。不過是遇着了對手的人。武藝高強。不能取勝。纔施展暗器打他。平常的時候。是不應該濫用的。卽如你方才用暗器打于老英雄。他這樣高年。你就用暗器傷了他。也算不了好漢。打不着反而給人恥笑。你以後須要記着我的說話。黃日升諾諾連聲的答應。就要告辭。左鶴山也不留。

他任他走了。于德明同郭玉標也要走。左鶴山恰留着不放。立時擺出飯來。三個人坐下。吃酒談心。于德明說起魚壳的工夫真俊。我這一班徒弟同夥計。竟沒有一個可以和他照面的。左鶴山道。這個人果然可惜。無奈他犯了姦淫婦女的案子。他就不出來自首。金飛虎那邊也要重重辦他的。而且魚壳也不是他的真姓名。更不止一個。金飛虎部下有四個魚壳呢。于德明恍然道。我原覺得他忽而在東。忽而在西。神出鬼入的捉摸不定。不是精通劍術。就是不止一個。有意忽來忽去的。迷惑捕快公人的耳目。如今方才明白。不但有兩個。而且還有四個呢。說着哈哈大笑。左鶴山一面勸着酒。一面問于德明是從什麼人學的劍術。于德明說我師傅陳元侯。陳先生是甘肅蘭州人。現在到海外去了。教拳棒的。恰不是陳先生。是一個鷲峯寺的和尙松寥禪師教的。左鶴



山驚道。松寥禪師不是劍術很好的嗎。我的劍術就是他老人家教的。啊。于德明聽了大喜道。原來今天遇見師弟了。大家立起身來。左鶴山給師兄見禮。郭玉標也拜了師叔。格外覺得親熱。左鶴山問于德明練劍的當兒。是不是先練成了內壯。再練罡氣的。于德明說不錯。煉劍一定先要煉氣。把氣來運劍的。其實劍就是氣。不是氣之外。另有一把劍。爲什麼刀鎗劍戟這許多兵器之中。單單的要提個名字叫劍術。不叫刀術鎗術呢。大約劍是百兵之祖。有七面鋒。比不得刀鎗。止有三面。或兩面鋒刃。我們的罡氣煉成了。更有八面鋒。劈掠剝削。擊刺排盪。都憑着我們的意思。要怎麼樣就怎麼樣。這一種八面皆鋒的功用。除了劍之外。不問什麼軍器。都是比不上的。所以叫作劍術。也未可知。師弟當初的煉劍。也是這般煉法的嗎。左鶴山道。一些不錯。但是我聽得



人說有一種煉法。是先把寶劍煉成白氣。吸入肚子裏頭。或者把一把七首。煉得能大能小。能剛能柔。可以剖開後腦。藏在裏頭。不知究竟有這一種煉法沒有。于德明道。據我想來。一定沒有這種煉法。你想只要煉成了罡氣。劍術已經成功了。劍就是氣。氣就是劍。那裏用得着另外再煉什麼寶劍。這都是一班不通劍術的人。造出來的廢話罷了。左鶴山道。以前我也問過師傅。師傅只笑笑不開口。不知是什麼原故。兩個人越談越高興。郭玉標在旁。也聽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這頓飯。已經日色平西。左鶴山又留于德明師徒兩個吃了晚飯。方纔送他們出去。這時候已有二更天氣。星月無光。左鶴山送客回來。走到院子裏頭。燈光一閃。一個人從屋上橫撲下來。左鶴山的身法真快。不等他撲下。就飛起一腿。向上踢去。不料那人伸開右手。把左鶴山的脚一削。左鶴山險些

一個蹣跚。那人竟趁着這一削的勢。斜刺裏縱出去。縱到牆頭上立定。正是。

樽畔論交方款洽。牆頭黑影忽飛來。  
要知來者何人。請聽下回分解。



# 龍球

第六回

---



86





第七回 赤足炙肌膚甘心忍痛 長亭揮涕淚稽首從師

左鶴山飛起一腿。不料給來的人就着飛撲下來的身勢。右手本來平伸在前面。順手一削。雖然沒有受傷。却也身體晃了一晃。急待再起第二腿。不想那人已經得了這一削的勢。在沒有落地之前。又斜刺裏橫穿上去。直穿到牆頭上立定。左鶴山正要問他是什麼人。只聽得牆上的人說道。大哥不要動手。是我啊。左鶴山一聽聲音。就辨出是他拜弟滄州劉牧仲。忙問是牧仲嗎。劉牧仲早在牆上跳下來道。大哥是我。左鶴山忙把劉牧仲邀到裏面。問他爲什麼不走大門進來。劉牧仲未言先嘆道。說起來一言難盡。我在滄州給土匪誣攀上了。州裏要拿我。我就連夜逃到這裏。到了大門外。看一看天有二更光景。我是避難來的。

恐怕敲門打戶。驚動了人。所以繞到後面。從屋上下來。不想險些吃了大哥一腿。左鶴山聽說拜弟遭了官事。不覺心上一驚。急問怎麼一回事。劉牧仲把他在滄州所遭的事情。一一的說出來。劉牧仲本是富家之子。同胞弟兄三個。他父親劉樹人。也是個地方上的好人。滄州地方的風俗。是不問大家小戶的子弟。都要練拳的。有錢的人家。請了教師在家裏教。沒有錢的人家。也有一個公共的練武場。公推一個功夫最好的人。做總教師。孩子們在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。就在學堂裏放學。出來習武藝。更有家傳武藝的世家。都自己教授子弟。不請外人。劉樹人的武工。也很不差。三個兒子。都是他自己教的。這一天劉樹人正在教劉牧仲的五虎拳。劉牧仲在兄弟之中。身體最弱。功夫也是他最差。在門前打麥場上。正使着五虎拳。劉樹人口中指點。還做手勢身勢給

他看劉牧仲的哥哥劉惠伯兄弟劉仁叔都立在一旁指指點點的笑。他劉牧仲也不理會。只自己練習着他的拳法。使得滿頭是汗。畢竟使錯了幾手。劉樹人道。又錯了。你這孩子。怎麼這樣的不用心。你兄弟比你小了三歲。他的一套五虎拳。已經使得很好。你學了一個多月。還沒有會。這是什麼道理。劉牧仲聽了。堵起了一張嘴。回答不出。劉樹人正在數落。只聽得有人說道。可惜了很好的孩子。沒有好好的人教他。劉樹人一聽這話。明明是冲着自己來了。就問說話的是那一位。從大樹後面。走出一個人來。生得土頭土腦的。着一身半舊的布衣服。兩只眼皮搭拉着走出來。說道。說話的是我。你待要怎麼樣。劉樹人聽他口氣來得生硬。只道他有心來尋事。忙對他一抱拳道。不是要怎麼樣。要請問請問你這兩句話的意思。再要請問尊姓大名。那人道。我林鳴岡便

是這兩句說話什麼意思。你都不明白嗎。我說這個孩子極好的質地。可惜沒有一個好好的教師來教他。白糟塌了這般好的質地。豈不可惜。這孩子是你的什麼人。劉樹人捺着怒氣答道。這是我第二個小兒。林鳳岡道。他的武藝想來是你教的了。劉樹人只好點一點頭。林鳳岡冷笑道。你這種拳棒。也好教人麼。劉樹人雖是好人。到這個時候。也就有些忍不住了。也一聲冷笑道。好教不好教。是我的兒子。與旁人什麼相干。林鳳岡登時把眼一瞪道。你這個人。怎麼這樣的。不中抬舉。我是一片好意。你怎麼倒反頂撞起我來。劉樹人道。憑着你的一句空話。可不行。你得說說要怎麼樣才可以教他。我在這裏教我自己的兒子。你說我教得不好。你憑什麼說我教得不好呢。你指得出教得不好的憑據嗎。林鳳岡道。這有什麼憑據。不憑據。我的眼光裏看起來。覺得不好。

就說不好。你能叫我不說嗎。劉樹人還沒有開口。早惱了劉惠伯。跳起來道。爸爸不知那裏來的這個小子。真不說理。倒要問問他有什麼本領。劉惠伯正在少年氣壯的時候。又新學了許多拳棒刀鎗。初生之犢不畏虎。急於要試試他的身手。就搶過來。喝問道。我們練我們的武藝。要你來多說什麼。林鳳岡大笑道。武藝武藝。是要天下人評的。難道你們的武藝。不許人評麼。劉惠伯一時回答不出。就怒道。你也會武藝麼。林鳳岡道。這何用說。像你這般孩子。真是黃毛未退。乳臭未乾。知道什麼武藝。劉惠伯聽林鳳岡說他是黃毛未退的孩子。由不得心中大怒道。你說我是孩子麼。且叫你吃我一拳。說罷。不分好歹。一拳打來。林鳳岡一動不動。也不招架。繃的一拳。當胸脯打着。不知怎樣的劉惠伯打着了林鳳岡一拳。自己一個身體。倒反同一個皮球一般。滴溜溜直滾。

過去直滾出去一丈多遠。近方纔掙住。立了起來。已經滾得滿身灰土。劉樹人見林鳳岡有這樣的功夫。不覺回嗔作喜。忙上前拱手道。林先生承教得很。方纔小兒粗莽。多有冒犯。林先生不要計較。只求林先生教導。教導他們這幾個孩子罷。說着。就走過來挽了林鳳岡的手。挽到家裏大廳上。先叫三個兒子過來拜師父。又特設盛席。款待林鳳岡。從此以後。林鳳岡就做了劉家的教師。一連教了三年。三個徒弟都會了一身功夫。但是劉牧仲的功夫。畢竟還比別人差些。質地也依然是他最笨。劉樹人閒時也來看看三個兒子的功夫。他本是內教。看着牧仲的武藝。雖然比以前高了好些。依然還是比不上他兩個兄弟。劉樹人就問你起先說他的資質最好。可惜沒有好好的人教他。現在爲什麼依然是他最不濟。林鳳岡道。現在還沒有到那一步田地。將來你自然



知道的。劉樹人不便再問。過了一年。林鳳岡忽對三個徒弟說。你們的武藝。雖然已經練得差不多了。不過造寶塔還沒有合尖結頂。現在可要練結頂的功夫了。但是要練結頂的功夫。你們先要捨得自家的皮肉。如若捨不得自家的皮肉。這個結頂工夫。就練不成了。大家都問要怎麼樣纔算捨得皮肉呢。林鳳岡走到自己臥室門前。把風門一開。向他們三個招招手道。你們來看。大家都擁到門口看時。只覺一股熱氣。直沖出來。那地上磚縫裏。都冒出絲絲縷縷的白烟。原來北地苦寒。無論窮富人家的屋子裏。都不能不燒地坑。林鳳岡把地坑燒得熱度非常之高。地上也燒得十分炙熱。所以一開了門。就有熱風飛舞而出。對着大家撲來。劉惠伯不覺愕然退步。林鳳岡恰指着地上道。你們大家脫下鞋襪。光着腳底板兒。能在這間屋子裏走一個周圍。才可以學最

高的工夫。如若你們怕燙的。就不要進去。可是這結頂的功夫。也就學不成了。弟兄三個聽了。一時面面相看。第一個劉惠伯先把手去地上試一試。燙得他把手往上一縮。幾乎喊出阿呀來。林鳳岡看了笑道。大凡練習武工的人。第一要有勇敢的精神。第二要有持久的特性。你們連這一點皮肉上的痛苦。都忍受不來。如何能有非常的成就呢。劉惠伯同劉仁叔給他這幾句話。一激。激起了勇氣。劉惠伯就毅然把鞋襪一齊脫下。托地跳了進去。劉仁叔也脫了鞋襪。跟着進去。他們雖有工夫。但是這腳底上從來沒有吃過這般痛苦。腳底一着地。就燙得他們往上直跳。險些要喊出口來。幸而他們走得很快。勉強忍着痛。飛也似的在屋子裏走了一轉。方才跳出屋子來。這樣嚴寒三九的天。還把他們兩個燙了一頭大汗。看一看腳底上。已經起了無數的泡。林鳳岡連



忙拿出一瓶藥油。叫他們先敷上了。再穿鞋襪。只有劉牧仲在旁袖手看着。也不開口。好像沒事人的一般。林鳳岡問牧仲你怎麼樣。你不敢進去麼。牧仲道不瞞師傅說。從來父母遺體。不敢毀傷。我們雖然不是那種膽小怕事的人。恰也要遇着必須勇往直前的時候。才鼓起勇氣來去冒險。至於不必冒險的時候。又何苦去無端冒險呢。所以這種舉動。我以為不對。情願不學結頂的工夫。不願意冒這無端的危險。讓他們兩個去學罷。劉惠伯同劉仁叔本來和牧仲不對的。聽了他這幾句話。一齊說道。你老實說沒有這個膽子就完了。什麼願意不願意。牧仲只看着他們笑笑。也不開口。林鳳岡道。你們不必說他。他也有他的意思。我如今先教你們兩個的結頂功夫就是了。從這一天起。尋常的功夫。劉牧仲還和他兄弟兩個在一處練。到得教特別工夫的時候。劉牧

仲就要退出了。光陰迅速。不覺又是一年。劉惠伯同劉仁叔已練了一身極好的硬功夫。林鳳岡要走了。劉樹人同三個徒弟挽留不住。少不得備席餞行。又送了一副很重的程儀。父子四個一齊送出莊外。又送了二三里路。林鳳岡把他們父子四個一齊辭了回去。劉惠伯和劉仁叔自然也有些依依不捨。恰也還覺得平常。只有劉牧仲一個。十分依戀。不住的流下淚來。林鳳岡看在眼中。不覺暗暗點頭。走了不多路。忽見一個人在後面旋風般趕上來。林鳳岡急忙看時。果然就是劉牧仲。林鳳岡下了牲口。問你來作什麼。牧仲道。我再來送師傅一程。林鳳岡問他們呢。牧仲說他們都回去了。林鳳岡道。你也回去罷。送君千里終須別。你何必獨自遠送呢。牧仲道。幾年以來。承師傅的教導。情同父子。現在師傅走了。天涯海角。又沒有一定的地方。將來我們見得着見不

着。還不知道。我想起來。心裏怪難受的。怎麼不多送一程呢。林鳳岡見牧仲一行說着。一行早流下淚來。不覺心上也有些感動起來。笑道。你是沒有學得着結頂工夫的人。你難道不抱怨我嗎。牧仲道。師傅就同父母一般。怎敢抱怨。況且師傅已經教了我許多功夫。如何還敢抱怨。林鳳岡哈哈笑道。好孩子。不枉我教導一番。我實對你說了罷。正是

門外收徒原有意。道旁揮淚劇多情。

不知林鳳岡說些什麼。請看下文交代。

# 龍球

同 七 第

---



## 第八回 逐蠅蚊回旋生彈力 縮銀鎗倉卒受飛災

林鳳岡道。你當我叫你們脫下鞋襪。去走。已經燒熱了的磚地。是當真教你們結頂的功夫麼。劉牧仲一時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只說師傅不是當真。是爲什麼。林鳳岡道。凡練到絕頂功夫的人。一定要有愛己愛人的思想。有了愛己愛人的思想。方才不至於濫用功夫。人要練功夫做什麼。第一是練成堅剛不壞的身體。第二是要鏟除世界各種的不平。是爲救人的。不是爲打人的。是爲保護自己的。不是爲闖禍招災的。你兩個兄弟。氣質太剛。性情粗魯。所練的各種工夫。又都是外功。所以我特意的試他們一試。他們果然經我一激。不顧身體上的痛苦。去到熱地上走了一週。只有你甯可不學絕頂的工夫。不肯毀傷父母的遺體。

你想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愛。如何還望他能愛別人。若學成了天下無敵的功夫。他要鬧起亂子來。或者做起強盜賊來。那一個制他得下。所以我這一年之中。所教他們的。不過是些硬工裏的高等功夫。連絕頂也算不上。至於你呢。我第一次在門外場上見你練習功夫。就看着你所用的力。縮而不放。沉而不浮。雖然一時比不上別人。恰實是練習軟功的好材料。你既能愛惜自己的身體。不肯無端冒險。可知推己及人。一定也能愛別人的。既然能愛己愛人。專學些硬勁上的功夫。未免辜負了你的天生材料。所以今天特地的再試你一試。果然你的天性。來得比別人純厚。可以把我的全身武藝。一齊都傳給你。將來也好助我一臂之力。劉牧仲聽了。喜得跪在地上。只是磕頭道。多謝師傅。此刻就請師傅回去罷。林鳳岡欣然上馬。劉牧仲跟在後頭。仍歸舊

路。回到劉家。對劉惠伯們只說是牧仲因爲工夫沒有練成。再三求着師傅。多住一年。教他的軟功。劉樹人自然歡喜。劉惠伯和劉仁叔恰暗笑。牧仲硬功尙且練不成。還要想練軟工。這如何能夠。林鳳岡又在劉家住了十個月。這一天林鳳岡正在打麥場上乘涼。三個徒弟同幾個家裏的長工。都在那裏。六月裏的天氣。北方夜涼日暖。到了夜裏。就有一陣一陣的涼風吹過來。吹得人身上十分涼快。只是青草上的餓蚊。就同雨點般。向有人的所在飛來。叮得人又痛又癢。撲也來不及。恰見林鳳岡和劉牧仲兩個坐着不動。好似不知道有蚊子叮的一般。大家看着詫異。問你們不怕蚊子來咬嗎。林鳳岡道。他們不來咬我們。我們何必怕呢。衆人不信。只道他們說大話。就細細的簪看。只見許多蚊子。只往別人身上叮。他們兩個人身上。果然一個蚊子也沒有。大家格外

希奇得不得了。爭着問他們如何蚊子會不上你們的身。林鳳岡說。這可不知道。得問蚊子去。大家如何肯信。劉惠伯說道。必是師傅有一種藥油。可以辟蚊的。林鳳岡搖頭說沒有。大家正七張八嘴的談論這件事。遠遠地見有幾個人望場上跑來。林鳳岡一眼看見。就陡然變色。大家也沒有留心。等得這幾個人走到面前。大家看時。認得前走一個是本鎮的保正。後走的兩個穿着布大褂。歪戴一頂雨纓涼帽。看上去像是個差役。這保正走近前來。指一指林鳳岡。對兩個差役道。他就姓林。兩個差役就挺胸凸肚的走上來問道。你是林鳳岡嗎。林鳳岡道。不錯。在下姓林。二位有何貴幹。兩個差役聽了。更不言語。一個取出票子來。向林鳳岡面上一照。嘩唧一抖鐵練。就把林鳳岡套上道。勞你的駕。同我們到州裏去一踫。大老爺特地叫我們兩個來奉請的。說罷。拉着要



走。早惱了劉惠伯。搶過來把手一攔。兩個差人就跌倒了一雙。劉惠伯喝道。你們無緣無故的。把我們師傅鎖起來。要帶着走。到底爲什麼事。兩個差人給他輕輕一擋。已經撲地一交。知道十分厲害。就不敢發威。陪笑說道。他的徒弟。在北京犯了案子。現在四處尋拏。有人說他徒弟的案子。他也有分的。所以大老爺接到了府裏的文書。連夜派我們來拿他歸案。解到北京去。林鳳岡聽說他徒弟犯了案子。忙問我徒弟姓什麼。是不是李七。兩個差人道。原來你已經知道了。怪道府裏文書上說你是通同的呢。林鳳岡道。通同不通同。到了北京。自然明白。我自有不通同的見證在這裏。差人道。這個誰知道。你通同不通同。你有話向我們說也沒用。你自向州裏大老爺說去。說着。又要拉着走。林鳳岡道。且慢。待我吩咐一下子再去。差人冷笑道。你說得容易的話。吩咐一

下子再去。怕沒有這般方便罷。劉惠伯把眼一瞪道。你們不答應麼。兩個差人倒有些怕他。只說不是我們不肯。州裏大老爺火簽立提的人。誰敢容情。劉惠伯同劉仁叔一齊怒道。我們不管什麼火簽水簽。總之我師傅不會犯法。你們敢把他怎麼樣。差人說犯法不犯法的事。我們問不着。我們是奉上差遣。由不了自己。大爺三爺。你兩位得原諒啊。劉仁叔兩眼一睜道。放你的狗屁。我師傅要吩咐幾句話。你們都不肯。難道我師傅會跑了不成。劉牧仲見不是事。忙說千差萬差。來人不差。你們兩位要怕有什麼意外的事。我師傅跑得了。我們這家人家。是跑不了的。你們兩位只問我要人就是了。兩個差人也就見風轉舵的答應了。憑着林鳳岡到裏面去。和牧仲說了一番話。劉家又送出幾兩銀子來。做腳步錢。纔解了鐵練。同着林鳳岡到城裏去。劉樹人父子四個都

一同送林鳳岡進城。林鳳岡見了官。只問你有個徒弟叫鐵頭李七嗎。林鳳岡說這是十年前的徒弟。久已音信不通。不知他到那裏去了。知州道。現在本州也不來難爲你。只把你解到上頭去。轉解進京就是了。說着。就叫帶下去收監。立刻把林鳳岡送到保定省城。解進北京來。劉牧仲一定要同着師傅進京。劉樹人也只好由他。林鳳岡到了北京。在刑部裏問了一堂。知道李七在北京犯了許多盜案。而且在步軍統領住宅裏。砍傷了一個更夫。搶了許多貴重的物件。臨走還留下李七的姓名。這件事闕動了北京一城。各處上緊緝訪。也沒有緝訪得着李七的踪跡。有一個興隆標店的主人。叫陸金標。他有一個結義兄弟萬文虎。在順天府當班頭。實在受不了比限的板子。就來尋陸金標。問他可有什麼風聲。陸金標平時和萬文虎無話不談的。萬文虎知道陸金標

相識的江湖上朋友最多。有些著名的綠林英雄。也和陸金標着實有交情。這一天找着了陸金標。陸金標見他走步一掂一拐的。很不方便。連忙把他扶了進來。問他辦的案子怎麼樣了。萬文虎嘆了一口氣道。二哥。不瞞你說。我在公門裏二十年。從來沒有遇見這樣棘手的案子。李七這個人。來無影去無踪的。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。他做了這許多案子。他人又不是死的。自然早已跑到別處去了。北京城裏城外。那裏捉他得到。偏偏的幾家失主。都是硬來頭。三天到府裏一催。五天到府裏去一問。一催一問。我們這班夥計可倒了霉了。他們三天一催。五天一問。我們也是三天一比。五天一比。我實在受不了啦。今天沒奈何。到二哥這裏來問問。你認得的綠林中朋友很多。可知道李七到底是那一路的綠林朋友。陸金標搖頭道。我也不知道李七是什麼人。這許

多綠林朋友。提起來竟沒有一個認識李七的。大概是外方來的罷。萬文虎聽了。愁眉不展的。只是嘆氣。陸金標留他吃飯。着實勸了他幾杯酒。解解他的悶。又請了一個朋友花鎗白殿英的。來陪他。大家談談說說的。萬文虎略覺寬心些。只是多喝了幾杯酒。大腿上棒瘡發作。緊繃眉頭。忍不住哼起來。白殿英問爲什麼。陸金標和他說了。白殿英想了一想道。譬如李七一輩子捉不着。這件案子怎麼辦呢。萬文虎哼着道。若果然一輩子捉不到。那就糟了。我們這班夥計。也是晦氣星進了命宮。不知那裏跑出來的個小子。跑到這裏來害人。白大哥。你和我们二哥最要好的。你知道李七這小子的根脚嗎。白殿英道。你要早來問我。恐怕這會子案子已經破了。李七這個人。我倒是認得的。不過彼此沒有什麼交情就是了。萬文虎聽了他認識李七。登時喜從天降。趕忙立

起來。給白殿英請了一個安道。白大哥。你看在我們二哥分上。求你指點一條路。我們帶人去捉。陸金標也幫着他說。白殿英道。且慢且慢。李七這個人。實在的武藝高強。帶人去捉。要是捉着了。不必說。捉不到的話。倒反打草驚蛇。以後不用想再捉他了。陸金標道。話雖不錯。但李七究竟有什麼武藝。他的師傅是那一個。白殿英道。二哥。他的師傅就是我們的師叔林鳳岡。你難道沒有見過這個小子嗎。陸金標愕然道。我和林師叔還是十二年以前。在京城裏見過兩次。記得他老人家沒有這個徒弟啊。白殿英道。他那時叫李阿福。不叫李七。也沒有鐵頭的渾號。你不記得師叔以前來北京的時候。常常帶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孩。子。大眼高顴。臉上有一塊黑斑的麼。陸金標聽了。想了一想。給他想起來了。道。哦。就是他嗎。這小子怎麼又改了鐵頭李七呢。白殿英道。他跟

了師叔七年。師叔把一身武藝統統都傳給他了。只有一踏八仙劍。沒有肯教給他。他再三求師叔教給他。師叔一定不肯教。他賭氣走了。這幾年來。不知從那裏又學了一套羅家五虎鎗。和一套太極拳裏的兩儀腿。就改名鐵頭李七。到北京來有意做下許多案子。留下自己的姓名。想必是安心拖累師叔的。因爲他既不是沒有錢化。不至於要做強盜。就是沒有錢化。憑他那一身功夫。到處去做案子。也不至於要驚動人。爲什麼他所做的案子。沒有一家不是驚動事主。而且還沒有一處不傷人。可見他的宗旨。不是一定要搶東西。落後他見做了幾家案子。沒有連累旁人。他就索性搶到一班京官的宅子裏頭去了。末了兒的一家。竟是搶的九門提督。照這樣看起來。他不過要把事情鬧得大了。教他武藝的人。自然要受連累。受了連累。他好借此出這一口不肯教

給入仙劍的怨氣。你想是不是。陸金標聽了。不覺雙眉一縐道。這小子這般沒有良心。我們去把他拿來。一來免了師叔的連累。二來救了我這個兄弟的急。三來也好叫天下這些沒良心的看個榜樣。你道如何。白殿英道。去是該去。只是我們兩個都沒有拿他的本領。陸金標道。不信這小子有這樣的好功夫。我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。先去試試他的功夫好不好。白殿英道。他非常的狡猾。若竟去拿他。他一定使出全身本領來抵抗。那時我們要傷了他。江湖上要說我們沒有義氣。不怕他犯了法。把他拿交衙門裏去辦。倒沒有什麼。要是傷了他的話。江湖上可就有人出來說話了。萬一我們給他傷了。豈不更犯不着。我倒有一個試驗他功夫的主意在這裏。可不知道行不行。正是

漫說金錢驅社會。果然武藝壓當行。



不知是什麼主意。可以試驗李七的工夫。下文自有交代。

# 龍王丸

第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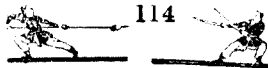
---



第九回 八卦掌練成蝴蝶手 一線天引出混元功

陸金標問白殿英什麼主意。白殿英道。他現在住在東城石家大院裏。我們倆先去看他。他雖然不認識你。說起你是師叔的師姪。和他也算同門。況且我們都是幹的標行買賣。他在北京做案子。妨礙不着咱們的道路。他一定不疑心我們是去拿他的。我們一見了面。就替他道喜。他問什麼喜。我們就說你在北京幹了這樣大的事。聲名遠振。差不多北五省的英雄。都知道你李七爺的大名。這還不是喜嗎。他是個愛出頭的人。聽了一定高興。我們到了那時。再看時行事。這不是一天的事。萬文虎在旁一呆道。萬一他得空跑了。可怎麼樣呢。白殿英道。他要跑早跑了。還等到如今嗎。萬文虎道。我想請白大哥同我們二哥先去。我

帶着全班夥計進去拿他。動手的時候。還得求白大哥同二哥帮忙。白殿英笑道。這不行。要能拿他的話。我們兩個就可以拿住他了。何必你們去拿。而且這件事不能叫他知道。一知道了拿他的人。已經知道他的住處。他就又拔起腳來跑了。有名的飛雲太保鐵頭李七。誰趕得上。就是他。不走的話。只要搬一個地方。偌大的京城。往那裏找去。陸金標道。就怕他遠走高飛。若在北京城裏。他面上有一塊黑記。倒還不難尋訪的。白殿英道。二哥。你當那小子還同十二年前。長得一模一樣嗎。他面上的黑記。早已沒有了。身體又長得雄壯。你要見了他。一定認不出的。陸金標道。別的罷了。怎麼他面上的記。也會沒有了呢。白殿英道。這個誰知道啊。當下大家議定。陸金標和白殿英同去看李七。萬文虎挑選幹捕。暗中跟着。又到步軍統領衙門去借了幾個有名的番子手。



來。遠遠的跟着他們兩個。白殿英同着陸金標一進石家大院。迎面就撞見了李七。白殿英搶步上前。和他說了。李七方纔把他們讓進去。面上恰現出詫異的神情來。給他們兩個人一陣恭維。李七是個愛佔面子的人。不由就高興起來。哈哈笑道。兩位師兄。你們和我都是一家弟兄。怎麼七爺長七爺短的叫起來。這可不對啊。陸金標把大指對他一豎道。我們是冲着你的聲名來的。不是冲着師兄弟來的。既然你老弟這般瞧得起我們。我們就不客氣了。李七聽了。格外喜歡。叫了許多菜來。和他們暢飲了一番。他們就走了。隔了兩天。白殿英陸金標在李七常吃的東新居裏。叫了一席菜。帶到石家大院來回席。李七說作什麼又要兩位破鈔。白殿英道。陸二哥要請你上飯莊子去。我知道你老弟的脾氣。不上飯莊的。特地在你吃慣的東新居要了幾樣菜。帶來給你。

賀個喜兒。李七說。既如此。我也不敢不領兩位師兄的情。於是三人就吃喝起來。這一席酒。從上燈時分吃起。直吃到二更向盡。李七已經有些醉意了。白殿英趁他十分高興。就要看李七的功夫。李七道。兩位師兄都是行家。何必要我獻醜呢。好。你們要看什麼罷。白殿英道。久聞老弟有飛雲太保的渾名。江湖上沒有第二個。我們只待領教領教老弟你的飛騰巧妙的工夫。也好叫我們開開眼。李七聽了。想一想道。這樣罷。我就在這一間屋裏藏起來。把燈燭滅了。憑兩位師兄各處尋捉。要是捉住了我。就算我輸了。要是一個時辰捉不着。就再把燈燭點起來。好不好。白殿英同陸金標聽了。暗想。通共這一間小小的屋裏。那有捉不着的理。就說很好。請老弟就藏起來罷。李七笑了一笑。把滿屋裏燈燭一齊吹滅。登時一間屋裏。伸手不見五指。一會兒。李七說聲我藏好。

了。你們捉罷。兩個人就滿屋裏捉起來。壁間屋頂。椽下炕旁。沒一處不尋着。那裏尋得到李七這個人。尋了一會。兩人說道。莫非師弟不在這間屋子裏罷。一言未畢。早聽李七在頭頂上說一聲師兄。我在這裏呢。兩個人又在各處尋起來。尋了一回。依然沒有。又聽得李七的聲音。在耳旁說道。兩位師兄怎麼了。我在這裏等着呢。陸金標趁勢一把。撈着了李七的衣服。說一聲在這裏了。忽聽李七在那邊說道。我在這邊呢。陸金標撈着的一把衣服。原來還是白殿英的。兩人費了無數氣力。只是捉不着。只得說罷了。老弟你真是名不虛傳。一言未了。爍的屋中一亮。李七掏出千里火來一晃。大家才看見李七端端正正。立在椽子中間的一只菜碗邊上。做着一個魁星踢斗的架勢。笑容可掬的道。二位師兄。各處都尋遍了。獨獨我這個立脚之地。沒有留心。這可是兩位師

兄輸了。陸金標看着。不覺臉上一呆。陸金標才知道李七的工夫。果然不錯。自己不是對手。從此也就死了這條要拿他的心。依然和李七往來。無奈萬文虎一連等了半個月。委實等不得了。又湊着番子手都要爭功。想早些破了案。好在本官面前獻一個功。就不和萬文虎商量。逕自調了三十個眼明手快的人。候着陸白二人在李七處吃飯。不由分說。一擁而入。萬文虎攔阻不住。只得跟着進來。李七見許多人闖進來。手裏都有傢伙。一片聲喊不要走了李七。陸二爺白大爺快動手。李七聽了。勃然大怒。把手中的酒壺。劈面照着一個番子手的面門。就打過去。這一酒壺來得力猛。正打在番子手鼻子上。只見那番子手一聲也沒有哼出來。仰面朝天的。就跌倒在地。緊接着李七跳起身來。對着陸金標等罵道。你們這兩個人。真不是東西。好瞧着罷。說着。左右手對兩



個人一指。兩點寒星直飛出來。陸金鏢一閃。一伸手就接住了一枝袖箭。白殿英也是一閃。照樣的一伸手一接。不想這枝袖弩來得力猛。白殿英接是接住了。可是弩的餘力一激。往下一沈。就在白殿英虎口上穿了過去。就在這眼睛一霎的工夫。李七已經飛身而起。撲的穿出窗子去了。窗下有萬文虎派的兩個人。蹲在那裏專候李七出來。要用暗器打他。不想呼的一陣風過去。李七已經飛上對面屋頂。這兩個入見了。連忙雙鏢齊出。直向李七打來。撲的李七身上早着了一鏢。恰見他好像沒有這回事的一般。一枝鏢着在身上。竟打不進去。噹的落下地來。李七大笑道。你們這班東西。要想拿我。還早得很呢。除非我師傅翻天。鷓子林鳳岡。還不知拿我得住。拿我不住。慢說你們這起沒用的東西。再會罷。你七爺可要少陪了。說着。一展眼就不見了。白殿英虎口上

中了他一弩。鮮血淋漓。不覺心中大恨。見他走了一飛身往屋上就追。陸金標攔阻不及。只得也飛身上去。追了一程。李七的身法真快。起先還星光之下。看見一條黑影。到後來連黑影也不見了。兩人只得下來。石殿英看看傷處。雖然虎口上穿了一個洞。幸而還沒有傷着筋骨。把金創藥敷上。立時止痛。兩人免不得埋怨萬文虎一回。不應該這般魯莽。也就罷了。當天夜裏。豫王府裏又出了一件竊案。鏢傷了一個王府的護衛。這件案子。不問而知。又是李七做的。事情越鬧越大。就自然而然的牽出李七的師傅林鳳岡來。刑部裏行文各省。一體嚴緝林鳳岡。歸案訊辦。林鳳岡到了北京。刑部裏也沒有難爲他。林鳳岡又自己辨訴。說有十多年不到北京了。大家都知道。至於李七。雖然是我的徒弟。但是因爲他行止不端。不肯傳授他絕頂功夫。他賭氣走了。另外投

了師傅。我和他久已不通音信。他做的事實在不知道。部裏司官說。不論如何。李七總是你的徒弟。他做了這許多的案子。你做教師的如何脫得了干係。況且李七親口說。要想拿他。非你不可。如今本部也不來難爲你。暫時把你收監。準你取保。勒限捉拿李七就是了。林鳳岡聽了。知道這件捉拿李七的事。究竟是免不了的。就也只好答應。停了幾天。找到了保人。把林鳳岡保了出來。陸金標把林鳳岡接到他鏢店裏住着。林鳳岡各處探聽李七的消息。那裏探得到。看看半個月限期已到。只好再去討限。又討了十天的限。依然尋不着。這一天限期又到。刑部司官很嚴重的向他說道。你展了一限。依然影響全無。你要知道李七一天拿不到。你就一天脫不了干係。再給你十天的限。下去罷。再要拿不到。就要動刑了。林鳳岡苦苦的求請多給二十天的限。只說一個偌

大的北京城。他藏在什麼地方。已經不容易尋訪。萬一他再到別處去了。天涯海角。恰到那裏去尋他。求老爺念小的是無辜被累。再寬限二十天。如若再拿不到他。情甘受比。刑部裏也知道林鳳岡是受了徒弟的累。這個李七又實在的不容易拿。就也將就就的答應了。一月光陰。過得飛快。展眼之間。又過了二十幾天。劉牧仲是同着師傅住在一起的。天天夜裏。林鳳岡還教他練童子工裏的先天一力混元氣。和八卦掌蝴蝶手。劉牧仲在沒有進京的時候。混元氣的功夫。已經練到九成以上。所差不過幾厘的功夫。兩個月來。也就差不多了。林鳳岡見徒弟的功夫已經成就。吃過了夜飯。在院子裏幾棵大樹上。拴上了幾道絕細的絲線。要他走給大家看。劉牧仲沒有走過。不覺面有難色。林鳳岡說。你只顧放心走上去。難道我做師傅的。還能叫你出醜嗎。劉牧仲

# 龍虎

同 九 第

被師傅逼住了。只得提一提氣。飛身一縱。早立在第一根絲線上。看他風一般的走過去。好比一只蝴蝶一般。從第一線走到第二線。又走到第三四五條線。一霎時走完了九條絲線。方才平平的落下地來。陸金標同一班鏢店裏的人。看得齊聲喝采。林鳳岡又教他用兩個手指頭拈着絲線。走一趟。這個更容易了。只見劉牧仲飄身而起。兩指捏住絲線。全身不動。只如一朵雲被風吹過去的一般。一霎時已經走畢。大家又都喝采不迭。陸金標走過來。拍一拍劉牧仲的肩膀道。師弟。你真算得我們門裏同輩弟兄中的第一手了。劉牧仲謙讓不遑的道。這個師兄未免過獎了。兄弟年輕藝淺。正要請師兄們指教呢。陸金標道。師弟。你也用不着客氣。從來藝壓當行。你的功夫。實在可以算得師兄弟中的第一手。非但我們一班人遠不如你。就是李七這個小子。也不如你。

啊。陸金標一句話剛剛出口。就聽得半空裏一聲大笑道。陸金標你這小子。不要在背地裏罵人。李七爺在此。有本領的只管來拿。接着屋頂上一聲狂吼道。李七不要走。洒家來也。唰唰兩條黑影。一前一後。從大樹陰裏。飛向東南方去了。正是

二十年前思往事。三千里外見深仇。  
不知兩條黑影到底是誰。請看下文交代。

## 第十回 遇深仇城樓追劇盜 捕逆徒師傅拜門生

林鳳岡只聽得一聲李七爺在此。有本領的只管來拿。知道他這句話是對自己說的。當着許多師姪和鏢客面前。給他這樣一個大過不去。臉上如何攔得住。正抬起頭來一看。又聽得一聲怪吼。唰唰的兩條黑影。飛向東南方而去。林鳳岡也不肯放鬆。也一縱身上屋追來。看着李七在前面追風逐電般。縱過幾層院子。忽地往城牆上一縱。後面一個黑影。也跟着縱上城來。林鳳岡隨後飛身而上。口中喝道。阿七。你這喪盡天良的小子。待走到那裏去。李七聽了。凝了一凝神。後面的黑影已經追上。喝一聲李七。酒家尋了你好幾年。今天也有給酒家尋着的日子。照傢伙罷。分心一劍刺來。李七抬頭一看。見是個披髮垂肩的頭



陀急忙抽出刀來。攔開了劍。大喝你這賊頭陀。七爺和你向不相識。你尋我則甚。頭陀呵呵冷笑道。李七你忘了二十年前的事嗎。我師父的一條性命。送在你手裏。今天洒家替師父報仇的日子到了。李七一想二十年前。我還不懂武藝。何曾害過人的性命。想是認錯了人。就跳退幾步。口中說道。兀那頭陀。你不要認錯了人。李七爺從來沒有同和尚交過手。何曾害過你的師父。頭陀聽了。全然不理。只使開劍法。狂風驟雨般。一味攻進來。李七只得揮刀抵敵。覺得這頭陀的本領。倒很了得。一把劍使得車輪般。直滾進李七的下三路。李七一面抵禦。想着這頭陀不知從那裏來的。硬把我認作仇人。這也可笑。若在平常時候。原不怕他。只現在師傅也來拿我。兩個人併我一個。豈不吃虧。這個賊頭陀。倒也是個勁敵。急切間贏他不得。好漢不吃眼前虧。不如走罷。想定主



意趁着頭陀一劍砍來。他一低頭就在劍下滾了出去。正待跳下城樓。早見他師傅劈面擋住。喝一聲往那裏走。李七不敢戀戰。一回身往斜刺裏縱去。又見一個長身白面的少年。攔住去路。李七看他赤手空拳。手中沒有兵器。就兜面一刀。那少年側身一閃。李七回刀一掠。頭陀已經趕到跟前。李七看不是頭路。仗着他輕身工夫厲害。霍的一來。從城上跳過一株大樹。直落到一家人家的院子裏去了。林鳳岡忙叫牧仲不要下去。同着牧仲。一齊跳落平地。耳邊只聽得一聲快拿李七。六七件暗器。呼呼的直奔林鳳岡面上。身上而來。林鳳岡隨手接着。還有幾件暗器。不知是什麼。都打在劉牧仲身上。牧仲全然不理。也不用手去接。一霎時四面燈球亮子。一齊點起。幾十個人一擁而上。林鳳岡知道他們一定是捉拿李七的捕快。他們雖然沒有什麼本領。若一個失手

傷了他們。倒不是頑的。就大叫不要動手。我們也是捉李七的。大家聽了。方纔立定了脚。不發暗器。有幾個人走過來一瞧。認得是李七的師傅林鳳岡。恰不認識劉牧仲。問這位是誰。林鳳岡道。這是小徒劉牧仲。幫着我捉拿李七的。衆人中有兩個方纔發暗器的人。明明瞧着暗器着在劉牧仲身上的。見他一動都不動。就知道不是尋常人物。大家只問李七到那裏去了。林鳳岡道。方纔我師徒追到城上。已經有一個帶髮頭陀。和李七動手。一會兒李七跑了。我們正要追時。你們諸位就來了。現在李七和頭陀不知到那裏去了。我們且到前面那家院子裏去瞧瞧再說。於是大家走到大樹旁邊。林鳳岡同劉牧仲早一飛身進去。看一看空落落的院子。一個人都沒有。連頭陀也不見了。接着這些捕役。叫開大門。進來一問。這家子姓侯。家裏只有幾個女人。男人都不在。

家往天津做生意去了。再一問你們瞧見有人在牆上跳進來沒有？都說不知道。捕役們沒法，只得回去。林鳳岡師徒兩個也回到興隆鏢店來。陸金鏢連忙問李七追到沒有。林鳳岡把方纔的事和他說了。陸金鏢跌足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今天便宜了這小子。一夜無話，又過了一天。一個月的限，只有三天了。林鳳岡到臨睡的時候，看着劉牧仲坐在床上運功。忽然間林鳳岡立起身來，抽出隨身解腕尖刀，對着劉牧仲就是一刀。劉牧仲正在閉着眼睛，一呼一吸，練他那混元氣的功夫，出其不意的，給他師傅一刀，正戳在右肩之上。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。等得刀尖已經刺進肩窩，他吃了一驚，趕緊一提真氣，往裏一吸，又往外一呼。刀尖雖然刺入皮膚一寸多些，劉牧仲是有混元氣工夫的，渾身軟的時候，可以同棉絮一般，硬起來又可以同鋼鐵一樣。劉牧仲往外一

呼。把一把刀直彈出來。林鳳岡趕忙把刀一抽。沒有落地。劉牧仲睜眼一看。見是他師傅手裏拿着刀。笑容滿面。不覺大驚道。師傅。你老人家怎麼了。莫非徒弟對師傅有不對的去處嗎。林鳳岡笑着不開口。只是向他搖手。叫他不要聲張。劉牧仲不懂他什麼意思。急忙跳下床來。立在一旁。心上疑惑師傅發了什麼病了。只見他師傅指着床。叫他坐下。他只得坐了下來。眼睜睜的只望他師傅臉上看。林鳳岡道。你不用驚奇。我有我的意思。李七這個奴才。當初他要學我的八仙劍。我不肯教他。因為我的一身功夫。他已經學到九分以上。只有這一路八仙劍。是劍術家的入門要訣。我師傅傳我的時候。點着香燭。叫我跪着賭咒。不許傳授給心術不正的人。李七原是一個種菜園的鄉下孩子。生來氣力極大。很喜歡使鎗弄棒。舞劍掄刀。我看他身段也還不錯。手脚且是

玲瓏不遇明師指授。枉了他這一身天生的氣力。所以自願收他做徒弟。盡心教授。五年之內。就教成了一身本事。只是他的功夫雖然一天高一天。他的人品。恰一天低一天。到了後來。索性在外面闖事罵街。一個不對。拔出拳頭來便打。別人如何打他得過。給他打傷了的人。大家都來告訴我。我叫他給人賠禮。他說禮是不賠的。師傅甯可打了我一頓罷。把我氣了一個昏。從此他就格外的跋扈起來。連師傅也看得不在他眼睛之內。後來他要學八仙劍。我就同他說這一路劍法。不是你這種心術不正的人。所可以學的。你若一定要學。須要痛改前非。一年之後。再說。又過了一年。他說我改過遷善。已經一年多了。師傅這趟入仙劍。教給我罷。我哼了一聲。瞪了他一眼。也沒有開口。他也沒有說什麼。隔不到半個月。就不辭而別。到浙江溫處一帶去遍訪名師。給他訪

着了縉雲山裏的一個尼姑。學會了五虎獨門鎗。和太極拳。又學了棗紅兒的一路飛雲縱。就不知到那裏去了。近來他兩個師傅都死了。他忽然到北京做出這許多案子。他明知道我的功夫。現在未必一定拿他得住。我在五年之前。就早已知道這個小子。一定要鬧亂子的。鬧了亂子。做他師傅的人。一定要受連累。而且他既然懷恨在心。不做案子便罷。做了案子。又一定要有心累我。但是我自家明白我的武功。現在並不在他之上。要是捉他不着。依然脫不了干係。這還是小事。他是我的徒弟。師傅和徒弟動起手來。已經叫我的臉上下不去。要是拿住了他。或是把他趕走了。還不必說。萬一非但拿不住他。而且還給他贏了去。那時我拿什麼面目。在江湖上見人。所以千思萬想的。想了幾回。除了再教一個徒弟。出來拿他之外。竟沒有別的法子。不過教出徒弟來。

依然還是個沒良心的種子。這又怎麼樣呢。而且李七是軟硬功夫。練硬功的人。一定不是他對手。只好物色一個能練內功的人。又要心地光明。性情平正。纔可以叫他做我的替身。代我去捉他。物色了一年多。也沒有物色到一個相當的人。好容易物色着了。你又容易把八仙劍。混元氣八卦掌。都教會了你。這件事可就交給你了。方纔我刺你一刀。是特地試試你的混元氣功夫。究竟到家不到家。因為混元氣的功夫。如若眼見別人一刀刺來。自然一吸一呼。先用軟勁封了刀尖。教他刺得進皮膚。刺不傷肌肉。若是閉着眼睛。沒有防備。一刀已經刺了進來。工夫不到家的人。猛然這樣一下子。差不多就要受傷。刺着了命門的所在。甚而至於送了性命。也不可。我出其不意的試你一下。你居然沒有受傷。可想你的工夫。已經到家。去拿李七。就不至於敗在他手。

裏了。劉牧仲聽了。方纔知道師傅所以刺他一刀的緣故。並不是發神經病。當下劉牧仲就問林鳳岡道。我的功夫。是師傅教出來的。師傅的功夫。自然比我高得多。爲什麼還拿不住李七。更怕要敗在他手裏呢。師傅還怕敗在他手裏。那我更不必說了。回來和他照了面。如何能取勝呢。林鳳岡道。不錯。怪不得你要問。你要知道我是他的師傅。他又會打各種暗器。萬一個失了風。我的一世聲名。豈不送在一個徒弟手裏。他年輕的時候。雖然也一般學過童子功。和一力混元氣。但是他到處採花。童子功早已散了。和我也差不多。少年時辛辛苦苦的練成了童子功。到後來有了家眷。就不由不把功夫散了。你恰是完全童子功。不怕他的暗器。就這一着。他已經遠不如你。你只顧放大了胆。和他動手。萬事都有我呢。劉牧仲聽了。自是喜歡。就說師傅。你老人家不須愁悶。



李七的事都交給我。就完了。林鳳岡聽了。心上一塊石頭落地。一低頭。望着劉牧。仲納頭便拜。把劉牧。仲嚇得直跳起來。正是

師道艱難真可慨。先生蒲伏若爲情。

不知林鳳岡何故拜他的徒弟。請看。下回分解。

# 龍王舞

第十回

---



## 第十一回 探同心頭陀懷舊傳 覓啼聲官道聽哀鴻

劉牧仲見師傅納頭便拜。慌忙跳起身來。撲的也往地下一跪。雙手把林鳳岡架了起來。只說師傅。你老人家要折死我了。師傅的事。就是我的事。任師傅什麼使喚。我赴湯蹈火的去做。也應該的。怎麼師傅下起禮來。豈不是要折死我麼。林鳳岡一手把劉牧仲扶了起來道。我這拜你一拜。不是爲我本身拜你。是把我姓林的身家性命。全個兒都交給了你。你要知道。我上有老娘。下無兒女。又是世代單傳。我的童子功。所以不能不破。也爲我老娘爲着這件事。哭了一天一夜。水米不進。要我答應了娶媳婦。他老人家纔肯吃東西。所以我到三十歲上。纔成的家。姓林的香烟。就在我一人身上。如今收着了這樣徒弟。把我累到這般。

田地。若是拿着着他的話。我就永遠脫不了關係。幸而你肯替我去拿。我的身家性命。豈不是全個兒都在你身上嗎。牧仲道。師傅。你老人家這就不對啦。慢說我受了師傅苦心教授之恩。師傅的事。應該比我自己。的事還要緊些。就是平常的師徒。徒弟也應該同師傅出力的啊。林鳳岡嘆一口氣道。話雖如此。可是近來世上那裏還有這種好人。就像李七一般。他不但感激師傅的好處。而且還故意做出案子來。留下名姓。有心害我。這還算他是個漢子。沒有冒充我的姓名。他若索性冒充了我的姓名。那可更糟了。劉牧仲笑道。這不算。是好漢子。他不過要在京城裏自家漏臉。借此要報師傅不肯傳授八仙劍之仇。天下有好漢子。忘了根本。陷害師傅的麼。這種喪盡天良的畜生。簡直不能算人啊。說到這裏。堂屋裏門呀然而闢。門外一個人走了進來。接口說道。罵

得痛快。世上的人。忘本的就是畜生。林鳳岡急忙看時。原來不是別人。就是陸金標。他夜裏起來出恭。走過林鳳岡窗下。聽他們講得熱鬧。不由立定脚步。聽了一聽。就推開了門進來。說師叔師弟。還沒有安置嗎。天不早了。林鳳岡請他坐下。就大家談起來。說起那一天李七忽然在半空裏答話。又有一個頭陀在後面追他。不知這頭陀和李七有什麼冤家。林鳳岡說聽他的口氣。是替他師傅報二十年前的仇。但是李七在二十年前。還是個種菜的村小子。如何會同和尚結仇。這也是一個疑問。說着。劉牧仲一回頭。見窗外一個影兒一晃。就輕輕地一縱身。縱到院子裏頭。聲息全無。飛塵不動。只見院子裏窗下立着一個人。正側着耳朵。細聽屋裏的人說話。劉牧仲想這大概是李七又來了。他自己送上門來。我也省得再去找他。想着。飄身過去。就如風吹落葉一般。已

到了那人背後。剛要伸手抓他。忽見他披着一頭黑髮。頭上帶着一個金箍。在黑暗處閃閃的發光。劉牧仲一見這個金箍。就想到前天追李七的那個頭陀。就不由把手往回裏一縮。恰好那頭陀覺得背後微微的一陣風來。也不回頭。身體往前一挺。從橫裏一個一字步。直縱到牆角裏。旋風般兜轉身來。恰恰和劉牧仲打一個照面。劉牧仲暗暗喝采。覺得這頭陀的功夫委實不差。想他既是李七的仇人。量來到此並無惡意。所以也不逼進去。只問一聲你是誰。來這裏幹什麼。頭陀道。酒家五台廣智的便是。你就是林鳳岡林師傅嗎。劉牧仲道。那是我的師傅。這兩句問答不打緊。林鳳岡同陸金標。一齊躡出門來。劉牧仲指着林鳳岡道。這便是我的師傅。林鳳岡一眼就看見了廣智頭上的金箍。便說在下就是林鳳岡。這是我師姪陸金標。這是我小徒劉牧仲。大師既

是李七的仇人。便和我們是同志。不知黑夜前來。有何見教。廣智聽了。搶步上前。對林鳳岡深深地打個問訊。又對陸劉兩個一合掌。三人連忙還禮。林鳳岡請他到裏面去坐。頭陀就跟着他們進去。林鳳岡問他令師是什麼人。和李七有什麼仇恨。頭陀纔把他師父普因的事。一一的叙了出來。常州這個地方。又叫蘭陵郡。是三國時代用兵之地。周瑜的帥府。就在常州城內。大操場就在帥府裏頭。可以容得兩三萬人。城裏的居民商店。也很富庶。城外東門左近。有一個天甯寺。城裏有一個護國寺。這兩個寺院。都是殿宇雄壯。氣象萬千。兩寺規矩。也非常的嚴肅。這時候府城和屬縣的交通。都靠着的一種航船。除了航船之外。就只好自己雇船雇車。或者騎馬。常州到無錫同蘇州去的這條路上。航船平日十分擁擠。有一個老頭子。帶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女。也來趁無

錫到常州的航船。航船是照例夜裏開的。一夜功夫。天亮就到了。船到戚墅堰左近。離常州城止有二十里。已有五更左右。這時候正是嚴寒天氣。一陣陣北風吹到人臉上。吹得面皮生痛。迎面的北風直刮過來。恰像有一個人的哭聲。隨風直送到大家耳朵裏來。航船上夥計雖然聽得。只管去弄船。有那一個來理他搭客呢。大家都呼呼的睡到好處。就是有一兩個聽見的。也沒有人來管這般閒事。且把頭往被窩裏縮上一縮。再去尋他的殘夢。可是這哭聲越來越近。越近越低。還帶着抖顫的聲音。分明是一個女人的聲氣。漸漸的沉下去了。艙裏有人叫道。夥計們。你們聽得哭聲麼。快停下船來。找一找。是什麼人。夥計們一心趕路。那裏肯停船。只說知道在什麼地方。我們趕路要緊。大家不要去管他。艙裏的人聽了道。人死那有不救之理。你們聽聽哭聲越近越低。



漸漸的哭不出來。想是一個人差不多要凍死了。快把船停下來罷。夥計們嘻嘻哈哈的道。我勸你這位客人。少管閒事。這樣寒天深夜。叫那一個去尋。說到這裏。一個老頭子把艙門一開。跳出艙來。四面一看。離不上幾步的一株樹下。有一只小船。慢慢的搖來。船窗裏隱隱露出燈光。似乎這哭聲就發在這只小船裏面。老頭子湧身一跳。已經從航船頭上跳了上去。一看這只船。大為奇怪。原來既沒有人撐。也沒有人搖。竟是一只空船。順着水慢慢地在那裏淌。艙門大開。艙裏射出燈光。老頭子跳進中艙看時。只見一個少年男子。還有一個中年婦人。一齊倒在艙裏。身上衣服。雖然不整。恰還着得好好的。再到船稍一看。也是一男一女。倒在舷旁。這邊航船上的人。見老頭子一步就縱上那只小船。差不多有五六丈遠近。大家吃了一驚。不敢再不停船。連忙把船搖近。

小船把小船帶住。航船艙裏早走出一個黑衣窄袖的女郎。也一縱身跳過船去。眼見了這些死人。忙問道。爹爹還有救沒有。老頭子道。這幾個人裏頭有三個是給人點了穴。一個女的身上沒有傷。想來是暈厥過去的。如今你來掌着燈。待我來給他們治。女郎聽着。就跨進艙來。把棹子上的燈。高高舉起。看着老頭子。只把手在少年男子背上一拍。少年就噯的透出一口氣來。扶他到炕上坐着。又到船梢上把船家一夫一婦。照樣救活了。更把中年婦人扶起來。叫女郎給他摩運心胸。又叫航船上人去燒些姜湯來。灌了下去。方纔哭醒回來道。我的阿寶呢。少年男子正呆呆的坐着。一時說不出話。聽了這一句。忽然說出話來道。媽媽。阿寶在這裏呢。說着。撲上前來。母子兩個抱頭而哭。老頭子同女郎勸住了他們的哭。纔問他們是不是遇着了強盜。少年連忙拜謝道。

我叫金少華。是常州人。在城裏開着個小雜貨鋪。向來辦貨是到蘇州一路去辦的。今天帶着三百塊錢。到蘇州去辦貨。我媽因為要到蘇州舅舅家去。所以同着我一起去。我原叫船家不要夜裏開船。船家偏偏說不要緊。這條官塘河裏。天天夜裏都有各埠的航船來往。從來沒有出過事。那知道纔過了堰。船頭上平空飛上一個人來。一身黑衣服。黑布裹着頭。叫我獻出錢來。我遲了一遲。他就拔刀要砍。我媽連忙把三百塊錢拿了出來。他看着我眼上眼下的看他。就把我脇下一點。我就跌了過去。人事不知。他母親接着說道。我見你給他一點。就登時跌倒。只道你死了。又見船家夫婦兩個也是給他一點。就跌倒了。我又痛又急。不知如何的就糊塗過去了。想是這位老先生和這位大小姐來救了我們的性命。我們快些拜謝。說着。就顛巍巍的站起來。跪下去。早給

女郎一把拉住說方纔你令郎已經拜謝過了。金少華忙又跪下叩頭。不迭。船家夫婦兩個也進來拜謝。請問兩位恩人的姓名。老頭子說我朱士明。這是我女兒鳳娥。說着不由看了那船家婆一眼。恰見他結束伶俐。眉眼之間帶着些英氣。不像是尋常船婦。就那船家也十分精壯。生得虎背熊腰。精神飽滿。忙問你們兩個都會武藝嗎。船家說我叫莊阿玉。這是我媳婦董月妹。我們兩個都是嘉興澀水鎮人。我本來不會武藝。我媳婦是董氏家傳的武藝。我的功夫都是他教的。我們倚仗着有些本事。專在這條河裏上自南京。下至杭州。攬載生意。都是在夜裏開船。不怕盜賊。今天我正在搖櫓。忽然跳上來一個大漢。竟不知從那裏來的。我估着自己不是對手。連忙把我媳婦推醒了。我媳婦就要出去。我把他拉住了。悄悄告訴他平空飛上船來的事。一會兒他已經把

客人點倒了。待要上岸。我同我媳婦打了他兩鏢。沒有打着。他就把我們也點倒了。船家說着。隨一灣腰。檢起兩枝標來。這時候只聽得岸上一陣極微細的哭聲。悠悠地鑽進各人耳朵裏來。朱士明不覺登時變色。正是

大澤蒼茫成盜藪。世途跬步卽荆榛。

不知哭的人究竟是誰。請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十二回 濟困扶危凌寒援弱女 飛空躡迹奮勇捕奸僧

朱士明起先以為哭的人就是金少華的母親。後來一想。他衣服好好的穿在身上。不像是受了凍的人。而且剛剛哭的人。分明是個少年女子。和金少華母親的嗓音不同。想起來一定另是一個人。但是現在又不聽見了。可憐這個女子。大約凍死的了。正想着。驀然間岸上透出一縷極幽極細的哭聲。帶着抖顫的聲浪。覺得悽楚非常。朱士明聽了不覺變色道。方才哭的人還沒有凍死。我們快去救他。說着。當先縱上岸去。鳳娥打着一個航船上的燈籠。跟着上來。一上岸就看見一顆大樹底下。有一團黑影。在那裏動。鳳娥搶到跟前。舉燈一照。誰說不是女人呢。只見他雲鬢蓬鬆。身上只着一身單衫褲。一個腦袋。差不多直低到

胸口。渾身索索地抖個不住。已經將要凍僵。鳳娥忙把燈籠遞給朱士明。自己把他抱起來。問他的話。已經回答不出。只有流淚的分兒。鳳娥看他已經命在須臾。急忙回到航船上。看一看艙裏的人。擠得滿滿的。就把他抱到自己房艙鋪上。把兩床棉被。嚴嚴密密的替他蓋好。又叫燒起薑湯來。忙忙的灌下去。那女子擁在兩床棉被之中。得了暖氣。已經可以動彈。再給幾碗薑湯一灌。立刻把寒氣趕了出去。趕作一身大汗。說得出話來。鳳娥問他爲什麼脫了衣服。深夜在外面挨凍。難道你沒有家的嗎。那女子淚流滿面。嗚咽有聲。只說是前村吳秀才的女兒。名叫小蘭。前年給到姚家做養媳婦。不想他丈夫止有十二歲。比他小了六歲。這還罷了。不想公公姚根泉。要收他做小老婆。他再三不肯。就剝了他衣服。把他推在一間柴房裏。要凍死餓死他。他只得撬開了門。



從後門逃走出來。原想要逃到娘家去的。走到這裏。一陣風來。竟把他吹得凍殭了。再也扒不起來。若不是恩人救命。此刻早已凍死了。鳳娥聽了。不覺蛾眉倒豎。鳳眼圓睜。對朱士明道。爸爸。你聽見沒有。天下竟有這般禽獸。我們先把他帶到常州去再說。好不好。朱士明說也只好如此。這時候航船已經開了。金少華的船。因為辦貨的本錢。已經給人搶去。到蘇州去也不能辦貨。索性調轉船頭。跟着航船同走。天明後到了常州。金少華要去報官。朱士明道。報官有何用處。這班捕快只有詭人的本領。那有捕盜的能為。你去報官。他們就把你當作一塊肥肉。先要訛你的錢。到頭來強盜是拿不着。枉可糟塌了血本。我倒有一個主意在這裏。或者可以替你把失去的三百塊錢追回來。也論不定。就是追不回來。三百塊錢也是小事。我就賠了你何妨。金少華道。賠是斷斷



不敢受的。只望仰仗老英雄的大力。能把失去的錢追了回來。我母子就感恩不盡了。但不知老英雄有什麼方法。可以追回失去的錢呢。朱士明道。這個你不用問。你只回去候信就是了。我住在東門內西獅子巷李家。三天之後。自有好消息給你。說着。問了金少華的住處。在鼓樓前大街上。就叫了兩乘小轎。一乘坐了鳳娥。叫吳小蘭換了鳳娥的衣裙。坐了一乘。自到李家去了。第二天夜裏。莊阿玉的船。又在這條河裏。黑夜開船。走了半夜。恰一些動靜也沒有。莊阿玉小船的前面。是一只鏢船。專在常州蘇州之間。裝載各錢莊往來的現貨。也有金條金葉。也有元寶鷹洋。船上有幾個營兵和民壯。名爲護送。其實不過擺擺威風。鏢船上自己另有一兩個護解的壯士。恰都是有些武藝的。莊阿玉正跟着鏢船在一起走。忽見前面船上。歛的飛上一條黑影。莊阿玉口中

輕輕地打個暗號。早見自己船上也飛出兩個人來。飛到鏢船桅竿頂上。一會兒鏢船裏的黑影飛上岸去。桅竿上的兩個人也飛鳥般跟着上去。鏢船已經停了下來。莊阿玉的船也就停在後面。不多時岸上的兩個人又飛了回來。就是朱士明父女兩個。朱士明手裏提着一個小包。沉甸甸的打開一看。是十條黃燦燦的金條。笑道。還有一個包裹。給他帶了去。不知是什麼東西。莊阿玉夫婦連忙來問。追到了強盜沒有。朱士明說。今天便宜了這個賊禿。給他跑了。董月妹道。是個和尚嗎。鳳娥道。這賊禿腳底下真快。我因為趕他不上。打了他一鏢。他一低頭躲過了鏢。頭上的紫巾。恰給我打落在地下。露出一個光頭來。才知道他是和尚。他掉了頭巾。把手裏的一包東西。望後就打。我們一閃身接住了。這個包裹。再一看。這賊禿不見了。看他是往西走的。大約總是在常



州幾處大叢林裏挂褡的和尙。現在也是四更天氣。離常州東門不過十五里路。和前天在戚墅堰的時候也差不多。大概這兩案是他一個人做的。只消到常州城裏城外幾處大寺裏。留心探訪就是了。說着朱士明就叫莊阿玉去問鏢船上的人。有受傷的沒有一問兩個護解的一個被點了穴。一個受了一刀背。還有一個管事的。耳朵上吃了一拳。給他搶了一包金條。一包金葉去。一般都是一百兩一包。那時的金價不過二十多換。一百兩金子也要值兩千多塊錢。朱士明忙過去治好了一個點穴的。又拿出藥來。給傷的敷上了。把一包金條還給他們。他們千恩萬謝的謝個不任。朱士明問他。你們要報官不要。他們說要報的。朱士明叫他們不必報官。待我來和你們緝訪。衆人問了朱士明的姓名。說我們是解的錢莊現貨。報官不報官。聽他們去辦。只是若不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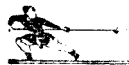
報官。回來錢莊上疑惑我們在裏頭做了手脚。這叫我們如何擔得起干係。朱士明聽了。想一想倒也不差。好在錢莊上有的是錢。就給捕快們訛幾個去。也不要緊。就也點頭不語。朱士明是久走江湖的英雄。知道天甯寺裏着實有幾個了得的和尚。護國寺也是如此。就在夜裏同着鳳娥。到東門城樓上。伏着窺聽動靜。候了兩夜。給他們候着了。護國寺樓上三更以後。有一個人影一閃。就不見了。五更將近。又見殘月疎星之下。有一縷黑烟。從東往西。滾滾而來。到了護國寺大殿之旁。瞥然不見。朱士明父女就斷定了這個強盜和尚。定在護國寺裏。就去尋着了方丈。密告緣由。方丈也是個洗手的綠林人物。聽了大驚道。我這裏挂褡的客師。只有一個普因。有些可疑。但也想不到他竟會做强盜。一回兒就要上齋堂午飯。請你們兩位留心看一看他的面貌。究竟是不



是他和我說知。再商量辦法。朱士明想一想。黑夜之間。雖然看不清面貌身軀。大約總還有些彷彿。就答應了。等得一班和尚上了齋堂。朱士明父女只作個游客的樣兒。隨隨便便地看過去。看到中間左首一張長桌子上。第三個和尚。身材高大。眼露凶光。同夜裏遇見的和尚。似乎有些相像。就默默無言的走了過去。和方丈說了。方丈說過了。今天自有道理。明天請居士再來一趟。朱士明自然答應了。明天絕早。朱士明父女兩個。又到護國寺裏。見了方丈。能覺。方丈一言不發。只帶着他們到天甯寺去。見了天甯寺方丈。慧悟。屏退左右。密密的告訴慧悟道。我起先聽了朱居士的話。雖不敢說這個普因一定是強盜。但是他的行為。多少總有些嫌疑。昨天晚上。派了幾個人。暗地裏候着他。到了三更時分。他果然出去了。我就打開他的箱子看時。只見一包金葉。三包洋

錢都在裏頭。這一定是他無疑了。不過在我們寺院裏提出一個強盜去。於佛門的面子。大不好看。所以我同了這位朱居士和他的小姐。特地到師兄這裏來商議。在我的意思。想要拿住了普因。就用石灰煉死他。照着我們佛門裏的規律辦理。一面把這些原贓。請朱居士去還給原主。請他們不必告官。不知朱居士答應不答應。朱士明聽了道。這個可以答應的。本來我的主意。就不叫他們報官的。能覺合掌稱謝道。多感居士全了佛門的體面。我立刻就回去。趁午齋的時候拿他。但是那廝本領不弱。我們那邊沒有他的對手。請師兄借撥我幾個人。好去拿他。慧悟聽了。就叫進兩個老和尚來。一個骨瘦如柴。一個面帶病容。朱士明父女看了。暗想這兩個和尚。如何是那禿驢的對手。不要給他跑了。又到別處害人。心上想着。恰不好說出來。只聽得慧悟分付道。你們

兩個是本寺武藝最好的人。今天派你去捉普因。須要小心仔細。他若是在齋堂上和你們動手。你們自然可以拿得住他。只怕他往屋頂上走時。你們就要留心看他的兩腳。他上屋的時候。兩腳是直着上去的。你們就只好罷休。不必去和他動手。他既有這般的絕頂功夫。不但你們拿他不住。就我們合寺的人。也沒有他的對手。倘若他上屋的時候。兩腳是灣着上去的。你們只顧追上屋去拿他。就是了。慧悟吩咐已畢。兩個老和尚。就跟着能覺。回到護國寺去。到了午餐的時候。兩個老和尚。就坐在左邊第一張棹子上。一會兒一班和尚魚貫而來。一個個合眼低眉的坐下。等着吃飯。方丈也帶着侍者出來。居中坐下。這時候有一個三四十歲的男子。好像是外路人。同着幾個少年。也走到齋堂裏來看吃齋。不覺走到普因面前。中年男子忽然立定。細細把普因上下





打量。失聲道。這是昨天的強盜啊。就這一聲裏。方丈喝聲。拿下。普因不等別人來拿。早已撲的在座上。平空縱起。沖開了頭上的屋瓦。同椽子。飛上屋頂去了。接着兩個老和尚也一般的飛身上屋。來拿普因。正是

無端佛地成逋國。今日禪堂作戰場。

不知普因逃走了。逃走了。且聽下回交代。



龍光書局印行